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BY
J. HUDSON TAYLO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BW8220
.T24

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BY

J. HUDSON TAYLOR

SIXTH EDITION, 1884

LONDON: MORGAN & SCOTT,
12, PATERNOSTER BUILDINGS

中国的属灵需要

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 1884年修订扩大版中译

戴德生（J. Hudson Taylor）著

1884年伦敦摩根一斯科特出版社（Morgan & Scott）第六版

原书第1至92页 · 含附录"1884年在华新教宣教士名录"

终 稿

插图目录

图一：中国全图（原书彩色地图，红点示内地会站点）.....11
图二：中华文明的农业见证——稻田梯田..... 15
图三：北京附近的汉白玉桥..... 17
图四：中国的万里长城..... 20
图五：汉口街景..... 22
图六：广东帆船..... 33
图七：广州街景..... 43
图八：闽江福州附近的庙..... 44
图九：北京孔庙..... 48
图十：湖北樊城与襄阳府..... 52
图十一：四川的农业工人..... 58
图十二：克拉克先生（Mr. G. W. Clarke）在大理府的传教家庭..... 60
图十三：大理府附近的穆斯林墓地..... 61
图十四：中国——城外的帆船与船只..... 90
图十五：中国独轮车.....118

图十六：城墙、城门及其上的门楼.....125
图十七：中国官员的接见厅.....126
图十八：夜间系泊.....128
图十九：中国卧式桥.....129
图二十：中国客店.....137
图二十一：中国庙宇前的石阶.....141
图二十二：天坛，北京.....150

目录

中国的属灵需要与诉求 12
古老与文明 14
疆域之广 18
人口 21
　　与英格兰相比 24
　　死亡率 26
基督教的努力 28
　　罗马天主教的差传 28
　　新教的差传 30
　　五十年的进展 32
　　进展的速度 34
　　一位传教士的工场 36
七省 41
　　广东 41
　　福建 44
　　浙江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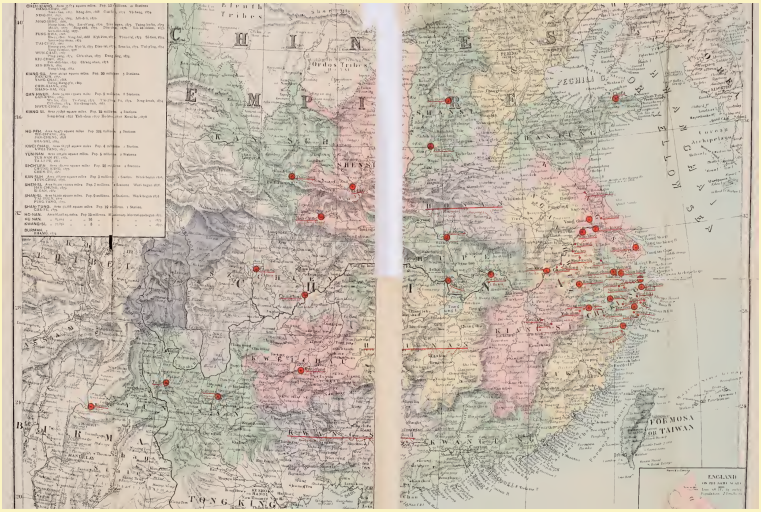
江苏 46
山东 47
直隶 48
湖北 50
七省总览 51
其余十一省 55
江西与安徽 55
河南与山西 56
陕西与甘肃 56
四川与云南 58
贵州、广西与湖南 61
十一省总览 62
拯救灭亡的人 64
中国的属地 67
在华新教传教事业一览表（1884年3月） 70
站点分格（照录原书） 78
神所预备的便利 88
书写与口语 91
中国及其需要的总览 94

"神是信实的" 97
立即的应允 99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00
病得医治 102
宁波医院的经费 103
回英国的路费 105
为浙江祷求工人 106
第二位工人 108
第三位工人 109
第四位工人 111
第五位工人 116
中国内地会的成立 117
附录：1884年在华新教宣教士名录 152
英国差会（ENGLISH SOCIETIES）.....153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08）.....153
圣经公会（Bible Societies, 1843）.....154
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s, 1844）.....155
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s, 1848）..156

卫理公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s, 1851）...158
其他（Various）.....159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160
浸礼会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64
女子教育会（Female Education Society）.....164
独立宣教士（Unconnected）.....164
美国差会（AMERICAN SOCIETIES）.....165
公理会（Congregational, 1830）.....165
浸礼会（Baptist, 1834）.....167
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 1835）.....168
卫理公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s, 1847）...170
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s, 1838）..171
荷兰归正会（Reformed Dutch）.....174
其他（Various）.....174
欧陆差会（CONTINENTAL MISSIONS）.....175
巴色会（Basle Mission）.....175
柏林差会（Berlin Mission）.....176
柏林育婴堂（Berlin Foundling Hospital）....176
莱茵差会（Rhenish Mission）.....177

中国内地会（原书第92页）.....178
附录.....181
术语表 181
人名索引 184
地名索引 218

译者注：本书为原书第1至92页译文（含附录"1884年在华新教宣教士名录"）。原书为戴德生（J. Hudson Taylor）著《中国的属灵需要与诉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1884年修订扩大版）。人名首次出现时保留英文原名。圣经引文采用和合本。原书第40—41页为跨页统计大表（Conspectus），译文照录原书数字；该表站点分格数字细小，部分分格数字与栏总计不尽相符，译文照原文录出（详见译者注）。第93页起为空白页及封底。



图一：中国全图（原书彩色地图，红点示内地会站点）

中国的属灵需要与诉求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箴言二十四章11—12节）

我们今生的一切行为——以及一切不作为——都与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未来福祉有直接而重大的关系，这是一条严肃而极其重大的真理。作为信徒，我们行事为人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下各页，是奉祂的名、恳切祈求祂祝福而写成的；愿读者也是奉祂的名、恳切祈求祂祝福来阅读。笔者深感，作为忠心的管家，他有责任把书中所载的事实，呈现在主的子民心里和良心面前。他也相信，这些事实必在每位基督徒读者心中结出果子。这果子必不是空洞同情的虚言，而是大有功效的恳切祷告，以及为拯救处在黑暗中的中国人而付出的刻苦舍己的努力。若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事实未能结出这样的果子，笔者恳请读者思想本页卷首的严肃话语——"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

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主耶稣在传道之初，就教导祂的子民，他们要作世界的光——不是耶路撒冷的光，不是犹太的光，甚至不是犹太民族的光，而是世界的光。祂也教导他们祷告——不像外邦人，用许多虚浮无意义的重复；也不像属世的人，首要的（若非唯一的）祈求都是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和需要。祂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然而，把其他禾场放在一边，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这片帝国上。让我们思想它的悠久古老、它的幅员辽阔、它的人口蕃盛；让我们察看它属灵的荒凉和压倒性的需要；让我们回顾已经为它的益处所付出的努力，并思想在福音传给这帝国中"每一个受造者"之前，还有多少工作尚待完成。愿我们所得的看见，在我们里面生发出对神的敬虔感恩——为我们所享有的更优越的特权；生发出在祂面前的谦卑——为我们过去在传播真理上的缺乏热心；并生发出将来为中国的益处而更加刻苦的努力。

古老与文明

这个古老而极有趣的帝国，早该完整地听闻纯正的、能拯救灵魂的福音了。它被罪和撒但辖制，已经太久了。没有别的民族像它这样，被撇在黑暗中受苦长达这许多世纪，证明了人若没有神的启示和圣灵重生的大能，是何等全然无力自救。这帝国以其古老，成为亘古苍苍之世代和族长时代唯一存留的遗迹。四千年来，它享用了相当程度的文明和文学成就所结的许多果子。我们自己的古物与之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早在英格兰爱德华一世在位时，中国就发明了火器。印刷术是在我们撒克逊君王阿塞尔斯坦（Athelstan）在位时在中国发现的。纸约在公元150年首次制成；火药则约在基督纪元之初。当我们这如今大蒙眷顾的岛上的居民还是涂抹身体、四处游荡的野蛮人时，中国人已经是定居的民族，生活在与今日相同的立宪政体之下。

或者回到远早于我们本国历史的时代：当但以理预言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的兴衰时；当更早时以赛亚预言巴比伦的倾覆时；或更早时约拿宣告尼尼微的毁灭时——那时中华

民族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当以色列的甘美诗歌者大卫在耶路撒冷荣耀地作王时；当所罗门写下无与伦比的美丽诗篇时——那时中国人正在享受文明和良政的许多益处。他们的一部儒家经典——至今每位进学的士子都要背诵——是文王（Wun-wang）所作，这位帝王比大卫作王早了一个世纪。当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带领以色列人出为奴之家进入应许之地时，中国的法律和文学大概不亚于埃及，而他们的宗教观念则远超埃及；因为敬拜雕刻偶像的事，直到这个时期之后好几个世纪才传入中国。



图二：中华文明的农业见证——稻田梯田

在亚伯拉罕蒙召之前二百多年，中国史家就记录了某些天文观测，这些记录已得到我们这个时代天文学家的证实。

中国人至今保存的最古老的古代记录，刻在洪山（Hung-shan）的岩石上，比这个早期还要早半个世纪，为的是纪念一项水利工程，其规模之宏大、难度之高，不亚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

自那时以来，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些曾经显赫的帝国，都兴起、衰落、消逝了——唯独中国依然存留，成为逝去久远世代的唯一丰碑。自那时以来，埃及曾升至荣耀的顶点，又衰落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四千年来，这帝国蒙神的大能保守，也必继续蒙保守，直到祂藉仆人以赛亚在二十五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话，一点一划都得应验："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Sinim，中国）来。"



图三：北京附近的汉白玉桥

疆域之广

中国四千年来享有稳定的政体，其结果之一，就是版图逐渐生长、扩张到今日庞大的规模；历代的叛乱和朝代更迭都未能阻止它。中华帝国的幅员远超整个欧洲大陆，占亚洲大陆的三分之一，占可居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下统计数字，可使读者对这帝国的大小，与世界其他部分相较，有一些概念：

地区	面积（平方英里）
欧洲及其岛屿	3,797,256
亚洲	15,174,534
非洲	11,901,274
北美洲（含西印度群岛）	5,198,500
南美洲及其岛屿	7,929,231
澳洲及波利尼西亚	6,410,610
可居世界总面积	50,411,405

地区	面积（平方英里）
中华帝国	5,300,000

为说明上述各洲的幅员，我们附上这幅示意图，或可帮助读者领会它们的相对大小。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欧洲与其他大陆相比是何等之小；更多的人对中华帝国的幅员和重要性印象不足。从这幅图可以看出，造福中国，就是造福一块比欧洲大得多的疆土。澳大利亚虽大，加上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群岛的全部岛屿，合起来在幅员上也不及中华帝国。又有人看到代表南北美洲的线条，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幅员与之相比何等之大。像这样的国家，其属灵的需要和诉求该有多大?

若取一些更小、更熟悉的标准来比较，或许更令人印象深刻：中华帝国的面积超过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44倍，超过单单英格兰的104倍，超过苏格兰的176倍。假如把中华帝国从现在的形状变成一条宽一英里的长带，一个人每天走30英里，要从这头走到那头，需要483年以上。

[示意图：中华帝国面积5,300,000平方英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面积120,000平方英里；苏格兰面积30,000平方英里]

在其幅员中，中国鞑靼（Chinese Tartary）和西藏（Thibet）占五分之三以上，其余五分之二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



图四：中国的万里长城

人口

中国立宪政体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人口稳定地增长和繁衍。中国人没有分裂成部落和宗族，以彼此征战、互相灭绝为主要营生。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这些和平的职业，或以文学造诣求取声名，因此人口的增长比大多数民族受到的阻碍更少。



图五：汉口街景

至于全帝国目前的人口总数，我们无法确切地说。约在1850年，郭士立博士（Dr. Gutzlaff）估计中国鞑靼和西藏的人口如下：

地区	1850年估计	1884年估计
满洲	八百万	八百万
蒙古	一千五百万	五百万

地区	1850年估计	1884年估计
准噶尔	……	……
西藏	……	……
属地总计	三千三百万	二千三百万

我们不知道郭士立博士得出这些统计数字所依据的资料。自那以后，俄国已吞并了满洲不小的一部分，但有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入剩下的地区，人口可能仍有八百万。关于蒙古人口的数字无疑是过大了。对于这些地区中的一些，要得出准确数字或许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对居住在中亚和北亚辽阔草原的游牧鞑靼部落做出正确的人口普查，绝非易事。但我们理当在灵里跟随他们；当我们想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流离失所"时，我们的心应当被基督般的怜悯触动；我们的全人应当向庄稼的主呼求，差派工人去寻找这些失丧的人，使他们得救。

至于中国本部，我们有更充分的资料。此处不赘述关于这个主题的诸多著述，只提在本書第一版中，我们采用了当时普遍假定的中国人口数字——四亿。这个估计在三十年前或许并不算过高，但此后席卷帝国每一个省份的叛乱、饥荒和瘟疫，已经使先前的估计全然不可靠。此外，过度吸食鸦

片（近来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对吸食者后代数量和活力的众所周知的影响，在估计中国现今人口时也不容忽视。我们不愿夸大其词，试图把中国的需要说得比实际更大；因此，为我们目前的目的，我们接受近期一个有充分依据的估计——二亿五千万——作为计算的基础，假定中国本部有二亿二千七百万人口。若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太低，我们的论证就更有力；若接受它为大致正确，所见的需要仍是极其重大的。对中国人口问题特别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附录中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以获取更充分的资料。

与英格兰相比

那么，我们就以帝国现今人口为二亿五千万这一假设继续往下说。这个数字何等巨大！什么心智能领会它？我们轻率地谈论"百万"，对这庞大数字的含义几乎没有真实的体会！假如一列火车能连续行驶十二小时，中途不停靠换司机或加水，并在这十二小时内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匀速行驶，它一天可行360英里。这样不间断地行驶七年半，连一天都不停，也走不完一百万英里；假如一列火车在基督纪元的第一天就以这个速度出发，此后天天不间断，每天都走完360英里的定额，到今天也还差得远，走不完二亿五千万英里。

[人口比较示意图：中国250,000,000；英格兰及威尔士25,968,000；苏格兰3,735,000]

二亿五千万是这样一个无法想象的巨大数字，而这正是中国的灵魂数目。二亿五千万！是人口稠密的英格兰的十倍；是苏格兰的近六十七倍！假如北京朝廷的子民排成单列纵队，人与人之间相隔一码，他们能绕地球赤道七圈以上。假如他们以每天三十英里的速度从观者面前走过，他们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走下去，要过十七年零一季，最后一个人才走过去。在这庞大的人群中，据估计，与在华新教差会有关联的领圣餐者有二万二千人。他们走过去需要这十七年中的多少时间？半天多一点就够了；两天半可让全中国所有参加基督教敬拜的人走过去，而异教徒则需要十七年。多么令人悲伤、多么发人深省的事实——这就是走向天国的人，与那些在黑暗中、没有基督的生命中行走的人的比例；后者若不迅速得着光照，必以黑暗的、没有基督的死亡告终，死后还有审判！二亿五千万——一支人数非有限心智能完全领会的军队。这数字无法想象——这景象令人震骇！

死亡率

在如此庞大的人口中，不断发生的死亡人数必然非常巨大。按很保守的计算，每天不能少于二万二千八百人，即每小时近一千人。为使我们更好地体会这些数字的含义，让我们把它们与我们熟知的几个英格兰城镇的人口比较一下：

城镇	人口
坎特伯雷（Canterbury）	21,701
克鲁（Crewe）	24,372
伊斯特本（Eastbourne）	21,977
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23,375
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	24,270
利明顿（Leamington）	22,976
卢顿（Luton）	23,959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	21,219
托基（Torquay）	24,765
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	24,309

这些城镇都不算小，然而中国每天的死亡人数几乎可抹掉其中最大的一个。想想吧！愿读者体会——如果他能——这压倒性的思想——英格兰的基督徒能袖手静坐，看着这些千万人灭亡吗——因缺乏知识而灭亡——缺乏英格兰如此丰富拥有的知识而灭亡，就是这知识使英格兰成为今日的英格兰，使我们成为今日的我们？夫子教导我们什么？岂不是说，若一百只羊中失去一只，我们要撇下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吗？但在这里比例几乎倒了过来，我们却与那一只羊留在家里，对那九十九只灭亡的羊毫不理会！基督徒弟兄们，想想我们的大元帅和领袖的迫切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想想中国千百万可怜的、在黑暗中的人，没有一位爱主的、舍己者的跟随者向他们"报好信息"、"传扬救恩"；并好好掂量这可畏的话："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基督教的努力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属灵荒凉，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为把基督教传入这个庞大帝国所付出的努力。

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世纪，福音就已经传到中国，这是极有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但流传下来的传说大概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然而众所周知，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在七世纪在中国立足，并在当朝皇帝的许可下一度传播他们的教义。他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三或十四世纪，十五世纪仍可看到他们的痕迹。他们传入的基督教形式，从一开始大概就已相当掺杂；就我们所知，他们所拥有的那点亮光逐渐越来越微弱，直到剩下的生命太少，无力抵挡敌对君王的逼迫或反对。

罗马天主教的差传

在聂斯托利派最终消亡之前，罗马在中国的首次努力就已经开始。然而十六世纪以前，它的使者所成就的甚少。在十六世纪及其后的一百年里，藉利玛窦（Ricci）、汤若望

（Schaal）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天主教传教士大有进展。十七世纪初，在开明的康熙皇帝（Kang-he）治下，他们的努力非常成功，影响广泛扩展；但因他们内部纷争，又坚持教皇的权威，引起了中国人的猜疑，导致他们自己被取缔。在此之后的大逼迫中，许多天主教传教士宁舍性命也不放弃工作。据说几年之内，有七十位法国神父殉道；其他国籍的，则在死亡临到之前忍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酷刑。而他们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抓住。悄悄潜入、隐匿生活、在极大的不利中坚持劳苦、不时遭遇监禁、苦难、酷刑乃至死亡，他们为忠于呼召立下了显著的榜样。我们这些拥有纯正福音全备亮光的人，在为传播这福音的热心、忍耐和坚忍上，能落在这些人之后吗？我们对至上的主耶稣的命令，能比他们更不顺从，忽略祂的吩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吗？我们羞愧地承认，至今正是如此。让我们认自己的罪，恳切寻求恩典，洗去我们主的事业名誉上的污点。

在华天主教差传的统计数字难以获得。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们曾提到，1848年他们有欧洲传教士34人、本土神父135人、修院和书院14所、教堂和小堂326间、中国信徒315,000人；但自1858—60年的政治让步以来，据报道他们增加了约200位欧洲神父和仁爱修女。在第三版中，我们给出了1866年天主教与新教差传统计的对照表，显示了他们的大进

展。那时他们有主教33人、欧洲神父263人、本土神父243人、书院15所、中国信徒383,580人。此后他们也未曾稍懈。美国卫理公会1882年4月的《手册》引香港《天主教登记册》，列出在中华帝国的天主教差传统计如下：主教41人、欧洲神父664人、本土神父559人、书院34所、女修院34所、本土信徒1,092,818人。

新教的差传

现在我们可以来察看在华的新教差传了。1798年3月7日，一份极有意义的传单发出，为把圣经译成中文并广为流传而呼吁，落款"北安普敦郡达文特里附近"，作者是莫斯利牧师（Rev. William Moseley），他也为中国发出了有力的呼吁。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位热心的基督仆人的努力，与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成立，以及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07年差派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来华，有直接的关系——伦敦传道会因而有幸差派了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因东印度公司的猜忌，马礼逊博士不得不取道美国，于1808年抵达广州。

1814年，他出版了中文新约圣经，约一半是他自己的翻译，其余是修订在大英博物馆发现的一份手稿；同年，第一位归主者蔡高（Tsai Ako）受洗。1818年，整本圣经出版，是马礼逊（Morrison）与马儒翰（William Milne）合译的，并付印发行。1817—23年间，马礼逊的字典在编纂付印；马希曼博士（Dr. Marshman）的译本在四年后出版。1834年，这位忠心的开拓者进入安息时，中国福音化的前景与他二十七年前登陆时几乎一样黑暗，在此期间只有三位新增的工人来华劳苦。事实上，直到1842年，新教传教士的努力大体上都是预备性质的。在邻近的岛屿建立了站点，翻译了圣经，印制了书籍、散发了单张，也带领了少数人归主；但直到1842年，中国才真正向差传工作敞开。那时广州的工作更有果效，香港已归我们所有，厦门和上海也开为传教站。1844年在宁波开始了长期的传教工作，1846年在福州。中国皇帝在1844—46年颁布了宽容基督教的上谕；从那时起，工作一直稳步（虽不总是快速）地进展。

英国圣公会差传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首批差员于1844年抵达中国；浸信会总差会（General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两位差员于1845年抵达；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宾惠廉牧师（Rev. W. C. Burns）于1848年抵达；1851年，现属卫斯

理差会（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的俾士牧师（Rev. George Piercy）抵达中国；1854年笔者抵达上海；近年又有其他英国差会的差员加入这美好的工作。各美国差会也差派了更多的工人，而欧洲大陆的差会也贡献了不少热心的工人。1860—61年，在华新教传教士人数达到115人；但到1865年3月内地会筹划成立时，已降至约91人。此后有许多人前往中国劳苦，到1884年3月，在工場的有428位传教士，另有52人正在休假回国，共计480人。

这些传教士及其前辈多结果子的劳苦——按当时的环境，是超乎所能预期、甚至所敢希望的，以下回顾将清楚地显明。

五十年的进展

马礼逊博士去世前一年，《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这部名著的作者卫三畏博士（Dr. Wells Williams）抵达中国；1834年，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抵达。这两位神的仆人都蒙保守，得见五十年的进展，虽然并非一直在工場。当他们抵达时，裨治文博士（Dr. Bridgman）和史蒂文斯先生（Mr. Stevens）在广州，那里的传教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当时中国人信奉基督是死罪。

在马六甲海峡，有六位传教士在华人中工作，那里有七位归主者和一位按立的本土布道师，但在中国本土一个也找不到。外国商人被局限在澳门和广州的商馆；为了活动，他们可以在监狱般的住所前来回踱步，但不得走得更远。外国妇女连在那里居住都不被允许。



图六：广东帆船

今日的对比何等之大！约有二十个通商口岸向我们的居住和贸易开放，我们的外交代表驻在北京，持有正当护照的男女可以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旅行——事实上也正在旅行。新教差传由32个差会（英国、美国和德国）进行，李鸿章——帝国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官员——公开赞助一家传教医院，他是其中最大的捐助者。现在有1100位本土助手协助新教传教士，有22000名领圣餐者，大概还有十万中国人，或多

或少在真理上受了完备的教导，定期参加基督教聚会。一些土著部落已经被触及；几位苗子（Miao-tsi）已经受洗，西藏人（Thibetans）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接受圣经。掸人（Shans）和卡钦人（Kah-chens）已被带进好牧人的羊圈。1884年3月，在中国有428位传教士，分属32个不同的差会，正在工作。日本也已开放，有许多归主者；朝鲜也已开放，有少数归主者。这些国家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与中国关系密切，值得在此一提。"神成就了何等的大事！"——察看传教劳苦的结果，不禁发出感恩的惊叹。

进展的速度

不仅过去五十年的进展可观；这工作最令人鼓舞的特点之一，是稳定而日益加速的进展速度。在1884年3月于伦敦举行的一次传教会议上，唐纳德·马西森先生（Mr. Donald Matheson）提到以下重要事实：

年份	在华本土归主者
1853年	350人
1863年	2,000人
1873年	8,000人

年份	在华本土归主者
1883年	22,000人

这就无可置疑地证明，极需福音的中国人，是能领受福音使人苏醒、使人成圣之影响的；这就更迫切地要求我们把这蒙福的福音带到那辽阔之地的每一个角落。

为十字架已在中国赢得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全能的神，我们也实在感谢；但我们不可忘记，工作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非常微弱。在神的名普遍在中国被尊为圣之前，还有许多要做。在我们救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命令在中国得着成全之前，还有更多、更多的要成就。若要知道这命令执行到何种程度，让我们更细致地察看这个大帝国现今的光景；会发现黑暗、浓重的黑暗，仍遮盖着这地的许多地方。

我们从中国本部那些传教工作开展最久的省份开始察看。在考量现有传教士人数与其面前工作的相称性时，为论证起见，有必要假定每位传教士占有一个确定的工场范围。他们的工作大体是布道性的，不只是牧养性的；又因其中许多人有或多或少的本土助手协助，所以他们的范围可假定为相当广泛。为免被认为我们低估了它，我们给每位工人划定十万中国男女老幼作为他的影响圈；这还没有考虑那些初

到、尚未学会语言的传教士的比例，也没有考虑那些因疾病、年迈或体弱，所能成就的不及壮年时的。

一位传教士的工场

为使读者体会我们假定每位传教士所能触及的人数，以下统计数字作为比较的标准。按此假设，取整数说：

城镇	人口	可派人数
布拉德福德（Bradford）	183,032	2人
布莱顿（Brighton）	107,528	1人
布里斯托尔（Bristol）	206,503	2人
利兹（Leeds）	309,126	3人
利物浦（Liverpool）	502,425	5人
曼彻斯特（Manchester）	341,508	4人
纽卡斯尔（Newcastle）	145,225	2人
诺丁汉（Nottingham）	186,656	2人
谢菲尔德（Sheffield）	284,410	3人
爱丁堡（Edinburgh）	228,190	2人

城镇	人口	可派人数
格拉斯哥（Glasgow）	511,532	5人

这样的比较足以清楚显明，没有传教士——即使有本土弟兄的帮助——能充分地向十万人传福音。《未得之地》（"The Regions Beyond"）最近的一篇文章，如此深刻地显明了触及大人数的困难，我们引录以下几段：——

"我们必须记得，人的能力非常有限，最热心的传教士也只能把信息传给一定的人数。没有人能比慕迪（Moody）和桑基（Sankey）这两位深受爱戴和尊敬的美国布道家更频繁地讲道，或向更大的会众讲道，他们现正在我们的大都会劳苦。他们讲道的礼堂可容纳约五千人。挤满礼堂的会众，使人心中对向这样的人海宣讲生命之道的庄严任务，生发出压倒性的感受。

"两个礼堂交替使用，一个拆卸重建时，另一个正在使用。两场布道之间不浪费时间。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工作一结束，新十字架（New Cross）的工作就开始，如此类推。

"十三场这样的聚会，每场平均两小时，对布道家的消耗实在非常大。若非身体极佳、体质如铁，他们根本撑不下

来；而且，若非有充足而得力的协助作后盾，即使他们惊人的精力，也成就不了今日所成就的十分之一。好在这运动有这样的后盾。各样积极能干的帮手以百计。委员会成员和秘书、诗班指挥和诗班、助理传道和基督徒工人、牧师和青年男女归主者，都帮助浇灌神的道、收割禾捆；金钱也几乎无限量地充裕供应，为要使百姓听见福音。建筑师、承包商、广告商、传单分发员等等，也都出力相助，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为蒙福祷告。

"然而，有了这一切巨大的努力，这一切甘心奉献的财富，布道家本身独特卓越的恩赐，以及神丰盛的祝福浇灌在他们的劳苦上，这运动在触及大都会人口上，最多能成就什么？

"在伦敦相距遥远的十五个不同地点各办一场布道，每场影响约二万五千人，整个行动合共三十七万五千人。若扩展到十六场，则四十万人可从这些布道家听到救恩的信息。这是在人数上所能期望的极限，也可公正地视为一年工作的其余时间（必须或多或少用于休息）之外的光辉成果。

"但四十万还不到伦敦及其郊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伦敦及郊区人口现计约五百万。

"因此，慕迪先生、桑基先生和他们各样的同工，要把福音传给住在伦敦及其郊区的全体人民，需要十二年这样紧张、艰巨、不间断、同心合意的劳苦，而且还要花费一笔巨款！

"还不止于此！伦敦的居民起初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人人有圣经，人人会读书；他们对圣经内容都有一些认识，虽然有缺陷。慕迪先生可以自由地向他们讲神的爱，不必停下来解释什么是爱，也不必解释神不是一块涂了漆、镀了金的木头。他提到好撒玛利亚人或浪子，可以不停顿，仿佛只是在一件已完成过半的工作上加最后的润色。别人劳苦，他进入他们的劳苦。基督徒母亲、基督徒教师、基督徒朋友、基督徒书报、基督徒法律习俗、基督徒传道人和教师，已经光照了他们的心、唤醒了他们的良心，在慕迪先生所讲道的灵魂里预备了主的道；布道家离开后，他们还会继续浇灌神的道。相反，若给他们一群毫无预备的听众，像聚集在中国城镇街头或非洲市集的人群，开两周的布道会能成就什么？

"还不止于此！慕迪先生讲、桑基先生唱，用的都是听众生来就会的本乡话。若他们必须先学会，再吃力地、错误百出地使用一种外国话呢？若那种外国话，即使完全学会了，

也没有词汇能表达良善、圣洁、爱、平安、纯洁、天堂这些观念，甚至按我们对神圣者的认识，连表达祂性情的词都没有呢！

"若布道家和他们所有的朋友需要十二年才能使伦敦福音化——而且每区只开两周布道会——他们要有效地使同样数目的异教中国人或非洲人福音化，需要多久？

"他们穷其一生也做不到！若一两个人在没有任何朋友或帮手的情况下去尝试，又要面对恶劣的气候和多病、贫穷和孤单，以及种种难以想象的灰心，那又如何？""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论证。

七省

众所周知，中国本部有十八个省。我们不能期望所有读者都熟悉各省的幅员和位置，因此斗胆建议读者在跟随我们的论述时，参看中国地图。可以看到，其中六省在海边；其余十二省中，湖北最居中。在这七个省，如前所述，1865年内地会成立时，有91位来自英、美、德的新教传教士。平均每省13位工人。然而到1884年3月，人数为355*（男272人，女83人），平均每省近51位传教士。乍看这似乎是美好而相当充足的供应；但让我们更细致地察看各省。

*这个数字不包括两位以湖北为总部、分别在河南和湖南工作的。

广东

广东（Kwang-tung）；面积90,230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七百五十万。我们从广东开始察看，省会是广州。新教差传如前所述始于1808年，1842年中国因条约开放后，工作更有力地推进。现在有十一个传教站，包括广州、英国殖民地

香港和汕头。这些站1884年有55位传教士在劳苦，另有18位单身女士，共计73人：73人中有57人住在上述三座城市。广州城住了其中25人，城很大，人口相当于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布莱顿三城之和；不用说，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不足以有效地做工。但若广州的供应尚不算过剩，那散布全省的其他一千六百万人又如何呢?

[面积比较示意图：广东／英格兰／苏格兰。广东有55位传教士；大不列颠有35,000位牧师；单单苏格兰有3,845位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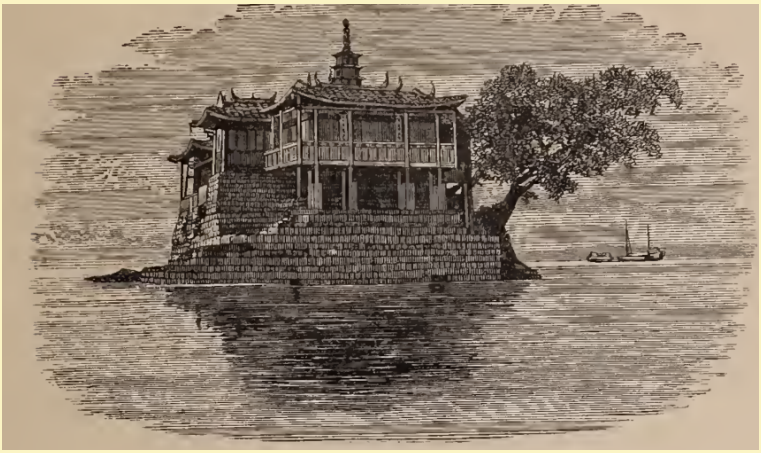
藉上图显示广东、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相对面积，它的幅员会更易领会。为比较，我们在旁边列出广东的男传教士人数，与大不列颠的按立牧师人数，以及单单苏格兰的牧师人数。假如55位男传教士分布开来，每人作十万中国人的影响中心，他们也只够把基督宣讲到这个一千七百五十万人口的省的三分之一的纵横之地。而一千二百万人将永远听不到大喜的好消息。广东是全中国传教士最多的省。



图七：广州街景

福建

福建（Fuh-kien）；面积45,753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万。沿中国海北上，我们来到福建省。这省比丹麦加冰岛还大，约为前一省的一半。有宝贵的一千万灵魂。福州、厦门和邵武是它的传教站，台湾岛上还有两处。1884年3月，这些站有37位传教士在劳苦，另有九位单身女士。按人口比例，它是全中国传教士供应最好的省，即便如此，比例仍不到一位男传教士对二十五万人；或十五位工人对相当于苏格兰的人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完全没有福音；若不付出更多的传教努力，他们必在未得之民中死去。



图八：闽江福州附近的庙

[面积比较示意图：福建有37位传教士；大不列颠35,000位牧师；单单苏格兰3,845位牧师]

上图显示福建的面积略小于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当比较牧者供应时，这对比令人痛心地鲜明。

浙江

浙江（Cheh-kiang）；面积35,654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二百万。福建之北是浙江；面积为中国最小。约为希腊的两倍，居民约一千二百万。有八个传教站，其中四个只有内地会的传教士居住。1884年3月在省内劳苦的传教士为31人，不计13位未婚女士，共44人；其中34人住在三座城市；他们虽在周围工作，有时也作长途布道旅行，但仍有几十座城市和大镇没有福音。

[面积比较示意图：浙江有31位传教士；大不列颠35,000位牧师；单单苏格兰3,845位牧师]

这里同样，从上图可见，相当多的人若愿意是可以听到的；但大众仍未被寻找、未被教导、未得救——没有真理，没有基督，没有盼望，没有天堂。

江苏

江苏（Kiang-su）；面积40,140平方英里，人口二千万。继续沿中国海北上，再往北的省是江苏。比前一省大，为瑞士的三倍。土地惊人肥沃，商业发达。那壮丽的大江——长江（Yang-tse-kiang，帝国的大动脉）和大运河，穿省而过。因此，它足以养活二千万的庞大人口；超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口总和的两倍。上海和其他五个站1884年有53位基督的工人，另有15位单身女士，共计68人；他们在自己的站点，也在周围的城市乡镇，在一定程度上宣扬和平的喜讯。但68人中有40人在上海；其中一些是印刷工人，一些完全从事英文工作；许多几乎完全从事学校教学。其余28位传教士中，14人在两座城市，每城估计人口五十万。这14位工人——其中一位是女士——在自己的城郊之外，还能有多少余力工作？除去他们，只剩下14位工人，面对这个三倍于瑞士的省的其余部分。他们所驻的两座大而人口众多的城市和一座大镇，还没做完，哪想得到散布全省的一千八百万人。

[面积比较示意图：江苏有53位传教士；大不列颠35,000位牧师；单单苏格兰3,845位牧师]

可见，这省的面积介于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但只有53位男传教士，与大不列颠成千上万的牧师相比。

山东

山东（Shan-tung）；面积53,768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九百万。紧邻江苏之北是山东省，约有苏格兰、爱尔兰加半个威尔士那么大。人口一千九百万，全省现今的工人总数为46人。其中十位是女士，另一位只在省内的英语居民中工作；其余35人中，七位是医疗传教士，一些多半从事教育工作。

[面积比较示意图：山东有36位传教士；大不列颠35,000位牧师；单单苏格兰3,845位牧师]

这些工作虽宝贵，却使从事的人无暇作广泛的布道。于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开放、易达、健康的省，每一百万散居的人口中，从事纯粹布道工作的传教士不超过一位。这省的大众岂不能真实地呼喊："没有人关心我们的灵魂"？福音还没有在这里传给"每一个受造者"。



图九：北京孔庙

直隶

直隶（Chih-li）；面积67,276平方英里，人口二千万。继续北上，我们来到直隶省，比英格兰和威尔士还大，现估计有二千万灵魂。帝国的首都北京；省会保定府；主要海港天津；加上通州和张家口（Kalgan，蒙古边境的贸易城市），是它的五个传教站。1884年3月这些站有55位传教士；但在这么多人中，这算什么？想象英格兰只有55位基督的牧师，而且这55人只住在我们五个城市中，其余全被撇下！

但这55位传教士中，四位是医生；一位管理差会的印刷所和世俗事务；一位是苏格兰国家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的售书员（colporteur）；17位是单身女士，其中四位是合格的医疗人员。这样，在这个有二千万灵魂的省，能完全献身布道工作的基督牧者只有32位。谈论二千万很容易；但谁能体会这庞大数字的含义？一百万是个大数字！"若你有一百万先令要一枚一枚地数，尽你最快每天数十小时，需要两周；这一百万先令重近五吨，够一辆火车货车沉重的一载。"但这里不是先令，而是宝贵的灵魂；不是一百万，而是二千万灵魂，他们必永远活着，或在福乐中，或在祸患中——谁能估计一个灵魂的价值，天上地下物质的荣华都不足与之相比。那么一千个灵魂的价值是多少？——何况是二十个"千千"？这就是这一个省的人口——苏格兰的六倍——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基督"。

[面积比较示意图：直隶有38位传教士；大不列颠35,000位牧师；单单苏格兰3,845位牧师]

苏格兰有它的学校教师、牧师、长老、圣经妇女和单张分发员；有圣经、诗篇集、要理问答和主日传教士；此外还

有数千城市基督徒传教士，尚不觉工人过多。直隶人口为苏格兰的六倍，却只有32位牧师和23位其他工人！

湖北

湖北（Hu-peh）；面积69,479平方英里，人口二千零五十万。我们所提的七省中的最后一省是湖北，幅员超过法国的三分之一，人口约二千零五十万人。二十三*位传教士，住在五个站点（包括两位医疗传教士、一位售书员和一位单身女士），正在努力驱散周围的黑暗。

*不包括在樊城和沙市的两位，他们分别在河南和湖南工作。

按一人对十万中国人的比例，仅这一个省就需要200人！谁去告诉这芸芸众生的救主的爱？谁去服事他们灵魂的需要？

[面积比较示意图：湖北有22位传教士；大不列颠35,000位牧师；单单苏格兰3,845位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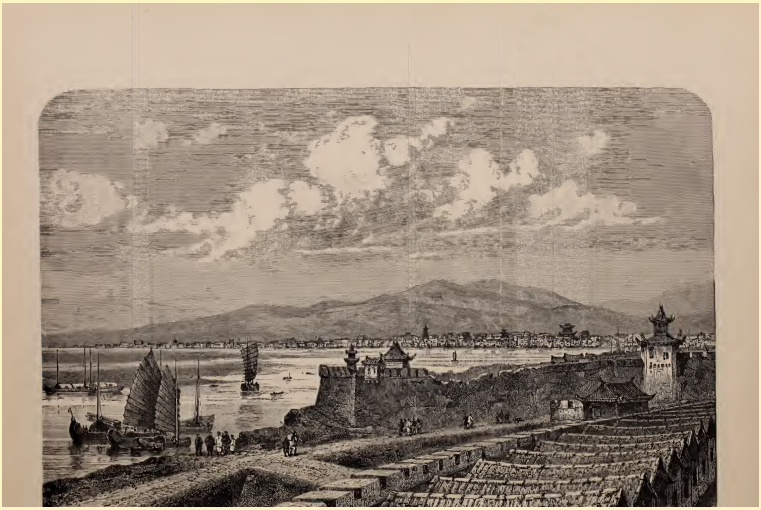
神的话仍说："去。"基督徒弟兄，这岂不是对你们说的吗？你们这"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的"特作

的子民"、"热心为善"的人哪？主说："你们去！"基督徒姐妹，……

七省总览

看这七个省的光景——1865年以前只有这些省有新教传教士在劳苦——总人口约一亿一千九百万；按每位传教士十万灵魂计算，仍有八千多万，从未有人直接为他们的益处做过什么，没有指定怜悯的使者去他们那里，大喜的好消息他们从未听过。八千多万因缺乏神如此丰富供应的粮食而饥饿；因缺乏教会本当传开的知识而灭亡。我们说，灭亡——

而我们灵魂蒙光照，得上头来智慧；却将生命灯，不给中华暗中儿！



图十：湖北樊城与襄阳府

1857年，笔者有一次在宁波讲道，传扬藉基督已成之工得救的喜讯，一位中年人站起来，在聚集的同胞面前作了以下见证，述说福音的大能——"我长久寻求真理，像我父亲在我之前一样——但我没有找到。我走过远路，但我没有找到。在儒教里，我没有找到安息；在道教里，我没有找到安息；在佛教里，我没有找到安息；但在今晚所听到的里面，我找到了安息。从今以后我信耶稣。"这人是宁波一个改良佛教宗派的首领之一。信主后不久，他以前主持的那个宗派开会。笔者陪他去，在以前的同教面前，他见证了所得的平安。不久，他以前的一位同伴归主受洗。两人如今都已在耶稣里睡了。前者长期向同胞传扬大喜的好消息。

归主几天后，他问笔者，这些喜讯在英格兰传开多久了。得知我们拥有福音已有几百年，他面露惊讶。"什么！"他说，"你们拥有这些喜讯的知识几百年了，竟到如今才来传给我们，这可能吗？我父亲寻求真理二十多年，至死没有找到。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啊！我们为什么不早去？为什么？我们能说道路没有敞开吗？五十年来，道路敞开的程度一直超过我们去占领的预备。如今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敞开，我们为什么还这么慢不进去？自《天津条约》以来，涌入中国的新天主教传教士和仁爱修女，比新教传教士的全体人数还多。我们为什么做得这么少？我们踌躇不前，千万人却在灭亡。

简要重述我们对七省的察看，得下表：

省	面积	人口	传教士
一、广东	90,230平方英里	一千七百五十万	55男 18女
二、福建	45,753	一千万	37男 9女
三、浙江	35,654	一千二百万	31男 13女
四、江苏	40,140	二千万	53男 15女
五、山东	53,768	一千九百万	36男 10女
六、直隶	67,276	二千万	38男 17女

省	面积	人口	传教士
七、湖北	69,479	二千零五十万	22男 1女
总计	402,300	一亿一千九百万	272男 83女

这七省平均人口为一千七百万，传教士平均为51人。给每位传教士划定的范围已远超他实际能填满的，又给每位单身女传教士划定同样十万灵魂的范围，即便如此，仅在这几个省，仍有八千三百多万这可爱却在黑暗中的人民，全然无望地处在在华现有福音机构的手臂之外。

其余十一省

但这七个传教士劳苦最久的省所呈现的光景固然可悲，帝国其余部分的前景更令人痛心，一番简短的察看便可显明。

江西与安徽

从江西开始，江西最先由美国卫理公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占据，内地会自1869年起在那里工作；这是一个两倍于葡萄牙的省，有一千五百万灵魂。有两个传教站，五位传教士。与之相邻的是安徽省，比英格兰略小，现约有九百万人口，八位传教士——其中四位是女士。内地会曾独自在那里工作十五年；但终于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我们盼望其他人很快跟随。若把女士的工作视为本地性的，这两个大省只有九位男士去传福音，长江穿省而过，轮船每日上下运送旅客。这两省的二千四百万人，何时能听到神恩惠的福音？

河南与山西

安徽西北是河南省，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大，有一千五百万居民。神祝福内地会的巡回工作，已有几个人归主受洗。一个站点，由一位已婚传教士驻汝宁府，因当地叛乱不得不暂时放弃，恢复巡回。现在那里有一位本土助手，并有望重开站点。河南之北是山西省，几乎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大。曾被饥荒可怕地蹂躏，但仍约有九百万人口。现在有两个站点，18位传教士（包括四位单身女士和三位正在学语言的青年）。其中十位属内地会，一位无差会归属的女士与他们同工。他们在站点和支站已聚集约三百归主者。两位浸信会传教士在太原府也有些归主者。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有五位传教士，有能力时大概会开一些新站。因此这两个大省有二千四百万灵魂，只有十五位男士在其中生活、工作。无需评论！

陕西与甘肃

山西之西，被黄河隔开，是陕西省，幅员相当于荷兰、萨克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四国之和。被回民叛乱蹂躏，又在饥荒中惨重受创，仍约有七百万灵魂。内地会在两个站点

有四位弟兄、六位姐妹，偶尔在省内巡回，已有约九十人受洗，其中（除去迁走和受纪律处分的）五十人在省内领圣餐。再往西是辽阔的甘肃省。今日的甘肃省非常大——远比大多数英国地图上仍画的古甘肃大。要记得，法国几为英格兰的四倍，西班牙也不比法国小多少。但甘肃比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合起来还大，约有三百万宝贵的灵魂——与从前的人口相比是小数，但仍远超马达加斯加全岛。在这辽阔地区唯一的传教站，内地会有两位已婚传教士和一位单身姐妹在工作。其他差会的新教传教士，从未有人驻扎过甘肃或陕西。在甘肃也聚集了少数基督徒。甘肃和陕西是两片巨大的地区，约有一千万灵魂——中国人、西藏人、蒙古人等等——只有六位男士、四位传教士妻子和几位单身姐妹住在其中、巡回其间，为主耶稣作见证！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自称是相信圣经的人、是那位被钉十字架者的仆人吗？祂临别命令的话是——"在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



图十一：四川的农业工人

四川与云南

甘肃之南是四川省，几乎与阿萨姆接壤，约有瑞典那么大。人口约二千万。内地会自1877年起在商业省会重庆工作，在那里聚集了一间小教会；英国圣经公会和苏格兰国家圣经公会的售书员在四川时，以四川的传教站为总部。1882年1月，内地会在政治省会成都开工，在那里也有为几位归主者施洗的喜乐。1882年秋，美国卫理公会在重庆开工，现已有四位传教士。内地会在这两个站现有八位传教士；苏格兰

国家圣经公会在省内也有一位欧洲售书员。这辽阔的省共十三位传教士，其中五位是单身女士。若这八位男士向所住的两座城市尽了本分——两城人口分别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相去不远——为省内其余地方还能剩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其余地方还包括西藏东部的大片地区呢？

四川之南是云南省（与缅甸接壤，靠近阿萨姆），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大。约有五百万人口，在省会云南府、旧回都大理府，以及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边的八莫（Bhamo），内地会有六位传教士在工作。我们说不清有多少不同的部落，说着不同的语言——如西藏人、倮倮（Lo-los）、掸人（Shans）、卡钦人（Kah-chens）、明家（Ming-kia）、苗子（Miao-tsi）等，更不用说中国人；在他们中间只有六位弟兄，包括在八莫的亨利·索尔陶先生（Mr. Henry Soltau）。因此这两省合占307,513平方英里，有二千五百万宝贵的灵魂，却只有十九位新教传教士，其中男士十四人！一人对21,965平方英里——一块超过苏格兰三分之二的地区。他何时能走遍这样的地区——连绵的丘陵山谷——触及其中无数的居民？即使他所住城市的工作本身，已远非他所能完成。这些人——每天都有许多在死去——必在罪中死去，对救主一无所知；死后还有审判！我们

若不愿思想他们的审判，思想我们自己的岂不好吗？"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图十二：克拉克先生（Mr. G. W. Clarke）在大理府的传教家庭



图十三：大理府附近的穆斯林墓地

贵州、广西与湖南

还剩三个省，可一并来看。贵州在云南之东，比比利时、汉诺威、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还大——人口四百万——内地会有一个站点、三位传教士——其中两位还在学语言。广西也在云南之东，与东京（Tong-king）接壤，幅员几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和相当，有五百万人口，却没有一位传教士！（内地会已指定一位，正在积累经验，以便在这艰难的省开工）。湖南约为奥地利的三分之一，有一千六百万灵魂，只有内地会的一位传教士在其中巡回！（另一位正在学

语言以协助他）。这三省总面积227,828平方英里，超过苏格兰的七倍；总人口二千五百万，近苏格兰的七倍；只有四位指定的内地会传教士。这些工人中有的常常灰心丧气，独自生活在这些辽阔地区，在二千五百万人中没有同伴、没有帮助！我们岂不是该向庄稼的大主大声呼求，救助孤单的人，差派更多工人进入祂的大禾场吗？基督徒朋友们，请用祷告帮助我们！

十一省总览

这十一省平均每省近一千万人，我们看到共一亿零八百万同胞，只有29位已婚男士、19位单身男士和20位女传教士为他们的益处劳苦。其中一省——广西，没有人展开十字架的旗帜！没有人把他们引向那位背负罪孽的主！把这十一省的所有工人都加起来，每人划定十万人为工场，仍有一亿多没有传教士供应！再加上前述七省中八千三百万够不上福音的，就有超过一亿八千三百万，全然没有救主早在多年前命令传给万民的好消息。基督徒读者，你确知把福音传给这些灭亡的人不是你的本分吗？

把这些列表，我们发现1884年3月有：

省	面积	人口	传教士
一、江西	61,580平方英里	一千五百万	5男 0女
二、安徽	54,002	九百万	4男 4女
三、河南	66,928	一千五百万	1男 0女
四、山西	65,950	九百万	14男 4女
五、陕西	81,215	七百万	4男 6女
六、甘肃	166,000	三百万	2男 1女
七、四川	185,052	二千万	8男 5女
八、云南（含八莫）	122,461	五百万	6男 0女
九、贵州	66,758	四百万	3男 0女
十、广西	77,856	五百万	无
十一、湖南	83,214	一千六百万	1男 0女
总计	1,031,016	一亿零八百万	48男 20女

拯救灭亡的人

多年前，笔者乘船前往江苏省大城松江府（Sung-kiang Fu），途中发生以下事件，引自当时写的日记。"第二天下午，城墙隐约在望，我说要上岸讲福音。同船有一位中国乘客作搭客，曾去过英国；在英国时，人称他彼得。他听过福音，却未经历福音拯救的大能。前一晚我与他谈过他灵魂的得救，他被感动得流泪。因此他请求准他陪我去、听我讲道，我很高兴。船渐近城墙，我进舱预备上岸，指望几分钟后与我的中国朋友一同进入松江府。

"我突然被一声水响和呼喊惊醒。我跳出船舱，四望——人人都在岗位上，唯独可怜的彼得不见了。潮水正急退，但大风推着我们前行。低矮无灌木的岸，没有可辨认的地标能指出他落水的确切地点。我立刻降帆跳入水中，寻找他。没找到，我在剧痛的悬望中四望，看见近处有一只渔船，带着一种特制的带钩拖网，我知道那网能把他捞上来。

"'来，来！'我喊，心中燃起希望，'快来，立刻在这地方拖，有人溺水了！'

"'Veh bin'——'不方便'，是冷酷无情的回答。

"'别谈方便！'我在剧痛中喊，'有人溺水了！'

"'我们正忙着打鱼，不能来，'是回答。

"'别管你们的打鱼，'我喊，'你们立刻来，我给你们的钱比你们好几天的渔获还多。'

"'你给我们多少钱？'

"'现在别站着谈——快来，不然太晚了。我给你们五块钱（当时值一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

"'这点钱我们不来——二十块钱我们才拖。'

"'我没有那么多；快来，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

"'那是多少？'

"'我不知道确数；约十四块钱。'

"他们终于来了，不到一分钟就把可怜彼得的尸体捞了上来。在抢救时，他们因索要的巨款迟付而大为愤怒喧哗。但一切都徒然了——生命已经断绝。"

读者啊，你岂不说这些人实在对这可怜中国人的死有罪？他们手边有救他的方法，却不肯用。然而，在你定他们的罪之前，且慢，免得一位比拿单更大的说："你就是那人。"见死不救这身体，是何等硬心、何等邪恶？那任凭灵魂

灭亡、像该隐一样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的人，该受多么更重的刑罚?

主耶稣命令，命令你，我的弟兄，命令你，我的姐妹。祂说："去，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会对祂说："不，不方便"吗？你会告诉祂你正忙着打鱼、不能去吗？你买了一块地、不能去吗？你买了五对牛，或娶了妻，或忙于其他更有趣的事、不能去吗？不久"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受报。"请记念，啊请记念，为未得福音的中国人祷告、劳苦——不然你就是得罪自己的灵魂。思想是谁说了这话："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中国的属地

察看完中国本部，我们现在要越过边境，匆匆一瞥中国鞑靼（Chinese Tartary）和西藏（Thibet）这些幅员辽阔、人口稀疏的地区。恐怕读者会厌烦这些细节；但它们虽看似无趣，却是重要而严肃的现实。不管我们感不感兴趣，中国的千万人中的每一个人，这些辽阔地区的每一个居民，都必永远活着或永远死去。每天有数万人，每三个月有二百万中国皇帝的子民进入永恒，其中极少有人听过福音。我们体会这数字的含义吗？一百万天是2730年；二百多万天以前，亚当独自在伊甸园中行走，夏娃还没有被造。二百万是这么大的数字！但每三个月就有同样多的灵魂在没有福音中死去。若我们说："这事我未曾知道，"神不会因这个借口就称我们任凭他们灭亡为义。

对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祭司来说，那被强盗剥光、打伤、半死的犹太人的光景，是非常无趣的。但对好撒玛利亚人却不然——他对这事极其关心，也表现出来。哦，让我

们向这些因罪病入膏肓、行将灭亡的灵魂显明我们的关心，刻苦努力把他们带到大医生面前。

为使读者体会中华帝国边远地区的辽阔，我们建议把它们与离家较近的国家比较。我们已提到法国几为英格兰的四倍；但为比较起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合起来，比单单法国大得多。挪威和瑞典合起来还不够。西班牙和葡萄牙半岛约六倍于英格兰，丹麦、冰岛和荷兰在幅员上超过苏格兰和爱尔兰。把这些加到前面的，合起来仍然太小。还可以加上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土耳其和希腊也可以加上；所有这些国家的总和，还不到我们与之比较的中华帝国边远地区的一半。欧洲的俄国约十倍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幅员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把这个庞大的国家加到我们列举的所有国家上，我们就得到一个更恰当的比较标准。整个欧洲大陆面积为3,797,256平方英里；满洲、蒙古、西北属地和西藏合在一起，面积为3,951,130平方英里。

这些辽阔的地区有我们许多百万同胞，但除了牛庄的四位传教士，他们没有传教士。他们正在灭亡，被任凭灭亡。在他们中间没有传教士居住，去传扬那智慧——"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在这比整个欧洲大陆还大的辽阔

疆土上，除上述例外，欧美所有新教会没有一位基督的使者，去传和好的道，替基督劝人："你们与神和好吧。"这样的光景还要容它继续多久?

读者啊，想想在传教士劳苦最久的七省中，八千多万够不上福音的；想想中国本部其他十一省中，一亿多在少数传教士手臂之外的；想想住在满洲、蒙古、西藏和西北属地这超过整个欧洲的辽阔地区的二千多万——合共二亿多在一切现有机构手臂之外的——说说，神的名怎能在他们中间被尊为圣，祂的国怎能降临在他们中间，祂的旨意怎能行在他们身上？你相信"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吗？（这里指耶稣的名。）你相信唯独祂是"羊的门"，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祂，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吗？若是，想想这些未得救者的光景——并在神面前严肃地省察自己，看你是否尽了全力使他们认识祂。

在华新教传教事业一览表（1884年3月）

在继续之前，最好给出一个一览表，使1884年3月在华新教差传的全部工作一目了然。

译者注：原书第40—41页为跨页大表。以下先译出表题、无常驻宣教士省份、各省表头及各差会汇总数字（均经逐项核对无误）；站点分格数字照录原书辨认结果。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分格已经逐格核对；山东、直隶、湖北及江西以下各省分格数字原书印刷细小，部分凭最佳辨认录出，各栏总数与原书一致。原书巴色会（Basle Mission）一行分格数字之和与其"在华总数"相符，但汕头、云安、福永三格数字与各栏总计不尽相符，译文照原文录出，疑为原书排印之误。最终排版时建议对照原书影印页复核。

无常驻宣教士的省份：广西（人口五百万）、湖南（人口一千六百万）、河南（人口一千五百万）、蒙古等地（人口七百万）、西藏（人口八百万）。

各省表头（人口／传教士总数／男·女）：

省	人口	传教士
广东	17,500,000	73（55男 18女）
福建	10,000,000	46（37男 9女）
浙江	12,000,000	44（31男 13女）
江苏	20,000,000	68（53男 15女）
山东	19,000,000	46（36男 10女）
直隶	20,000,000	55（38男 17女）
湖北	20,500,000	25（24男 1女）
江西	15,000,000	5（5男）
安徽	9,000,000	8（4男 4女）
山西	9,000,000	18（14男 4女）
陕西	7,000,000	10（4男 6女）
甘肃	3,000,000	3（3男）

省	人口	传教士
四川	20,000,000	13（8男 5女）
云南	5,000,000	6（6男）
贵州	4,000,000	3（3男）
满洲	8,000,000	5（5男）

各差会一览（差会／在华开工年份／总数／休假／在华／已婚男／单身男／单身女）：

英国差会：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1. 伦敦会（London Mission）	1808	27	3	24	13	9	2
2. 英国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 B. and F.）	1843	10	1	9	3	6	0
	1868	4	1	3	1	2	0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3. 苏格兰圣经公会（Scottish）							
4. 圣公会差传会（Church Missionary Socy.）	1844	26	3	23	18	2	3
5. 福音传播会（S. P. G.）	1874	6	0	6	1	5	0
6. 英国长老会（Presb. Miss., English）	1848	25	4	21	13	4	4
7. 爱尔兰长老会（Irish）	1869	2	0	2	1	1	0
8.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Scottish U.P.）	1865	7	2	5	5	0	0
9. 加拿大长老会（Canadian）	1871	2	0	2	2	0	0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10. 苏格兰教会（Ch. of Scotland）	1878	3	1	2	2	0	0
11. 卫斯理会（Methodist, Wesleyan）	1851	16	4	12	5	7	0
12. 新连接派（New Conn.）	1860	5	0	5	5	0	0
13. 自由教会（Free Church）	1866	4	0	4	3	0	1
14.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1854,65	90	10	80	27	24	29
15. 特选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 Miss.）	1860	7	2	5	5	0	0
	1864	2	0	2	0	0	2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16. 女子教育会（Female Education）							
无归属（Unconnected）	—	5	0	5	2	1	2
英国差会总计		241	31	210	106	61	43

美国差会：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1.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Congl.）	1830	40	4	36	21	3	12
2. 美北浸信会（Baptist Miss. Union, N.）	1834	16	1	15	8	2	5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3. 美南浸信会（Southern）	1847	13	2	11	6	1	4
4. 七日会（7th Day）	1847	2	0	2	1	0	1
5. 美国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 Miss.）	1835	13	0	13	8	1	4
6. 美北卫理会（Methodist Episc., North）	1847	35	5	30	21	1	8
7. 美南卫理会（South）	1848	14	0	14	8	2	4
8. 美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Miss., North）	1838	53	7	46	30	6	10
9. 美南长老会（South）	1867	11	1	10	5	2	3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10. 荷兰归正会（Reformed Dutch）	1858	6	0	6	4	0	2
11. 妇女联合会（Woman's Union）	1859	3	0	3	0	0	3
12. 美国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	1876	8	0	8	4	4	0
美国差会总计		214	20	194	116	22	56

欧洲大陆差会：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1. 巴色会（Basle Mission）	1847	14	1	13	11	2	0
	1831	4	0	4	4	0	0

差会	开工	总数	休假	在华	已婚男	单身男	单身女
2. 柏林会（Berlin Mission）							
3. 柏林育婴堂（Foundling Hosp.）	1850	5	0	5	1	0	4
4. 莱茵会（Rhenish Mission）	1874	2	0	2	2	0	0
欧洲大陆差会总计		25	1	24	18	2	4

总数：480（休假52，在华428；已婚男240，单身男85，单身女103）。

站点分格（照录原书）

广东（传教站及人数）：广州25、佛山1、香港17、汕头15、韶关2、昌乐（Ch'ong-lok）3、新安3、礼朗（Li-long）3、云安（Yun-on）2、福永1、海南1。

差会	广州	佛山	香港	汕头	韶关	昌乐	新安	礼朗	云安	福永	海南
伦敦会	2		3								
英国圣经公会			1								
圣公会差传会	1		2								
福音传播会				8							
卫斯理会	2	1				2					
自由教会			1								
内地会			1								
					1						

差会	广州	佛山	香港	汕头	韶关	昌乐	新安	礼朗	云安	福永	海南
女子教育会											
无归属					1						1
美国公理会			1								
美北浸信会				7							
美南浸信会	4										
美北卫理会			1								
	11										

差会	广州	佛山	香港	汕头	韶关	昌乐	新安	礼朗	云安	福永	海南
美北长老会											
妇女联合会			1								
巴色会				2			3	3	3	2	
柏林会	4										
柏林育婴堂			5								
莱茵会	1										1

福建（传教站及人数）：福州18、邵武1、厦门19、台湾6、淡水2。

差会	福州	邵武	厦门	台湾	淡水
伦敦会			5		
英国圣经公会			1		
圣公会差传会	8				
英国长老会			7	6	
卫斯理会					2
美国公理会	4	1			
美北卫理会	5				
荷兰归正会			6		
美国圣经公会	1				

浙江（传教站及人数）：宁波17、绍兴6、杭州11、奉化1、台州1、温州3、衢州4、金华1。

差会	宁波	绍兴	杭州	奉化	台州	温州	衢州	金华
圣公会差传会	4	3	3					
内地会	3	2	1	1	1	1	3	1

差会	宁波	绍兴	杭州	奉化	台州	温州	衢州	金华
女子教育会	1							
美国公理会	6		1					1
美北长老会	3	1	6					

江苏（传教站及人数）：上海40、苏州10、南翔3、镇江8、扬州3、南京4。

差会	上海	苏州	南翔	镇江	扬州	南京
伦敦会	2					
英国圣经公会	6					
圣公会差传会	2					
内地会	5				3	
美北浸信会				3		
美南浸信会	1			1		
七日会	2					

差会	上海	苏州	南翔	镇江	扬州	南京
美国圣公会	8					
美北卫理会	6	5	3			
美南卫理会	2	2				4
美北长老会	3	3		2		
美南长老会	3					
荷兰归正会	3			2		

山东（传教站及人数）：烟台22、登州10、青州3、济南2、庞家（P'ang-chia）3、武定3、潍县3。

差会	烟台	登州	青州	济南	庞家	武定	潍县
伦敦会	1						
圣公会差传会	5						
内地会						3	
美国公理会	3						
美北长老会	5	10			2	3	
美南长老会							

直隶（传教站及人数）：北京29、天津11、张家口7、通州4、保定4。

差会	北京	天津	张家口	通州	保定
伦敦会	5	3			4
英国圣经公会	1				1
圣公会差传会	1				
内地会			2		
美国公理会	22				
美北长老会		6	7	4	4

湖北（传教站及人数）：汉口8、汉阳2、武昌10、武穴1、宜昌2、沙市1、樊城1。

差会	汉口	汉阳	武昌	武穴	宜昌	沙市	樊城
伦敦会	4						
英国圣经公会	1						
内地会	2	2	2	1	2		
无归属			3			1	

差会	汉口	汉阳	武昌	武穴	宜昌	沙市	樊城
卫斯理会			5				

江西（九江4）：内地会4。安徽（大通1、安庆7、芜湖1）：内地会：大通1、安庆7、芜湖1。山西（太原15、平阳3）：内地会：太原10、平阳3；美北浸信会：太原5。陕西（汉中8、西安2）：内地会：汉中8、西安2。甘肃（秦州3）：内地会：秦州3。四川（重庆7、成都6）：内地会：重庆7、成都6；美北卫理会：重庆4；苏格兰圣经公会售书员：1（未列入差会总数）。云南（云南府1、大理府4、八莫1）：内地会：云南府1、大理府4、八莫1。贵州（贵阳3）：内地会：贵阳3。满洲（牛庄5）：爱尔兰长老会2、苏格兰自由教会3。

> 译者注：以上站点分格中，山东、直隶、湖北三省及江西以下各省的部分分格数字，原书印刷细小，系译者最佳辨认；各栏总数与原书一致。巴色会一行汕头、云安、福永三格数字与栏总计不符，照原文录出，疑为原书排印之误。排版前建议对照原书影印页复核。

前面的一览表值得最深切的思想，因为从中一眼可以看到各省的人口、每省的传教士人数、他们占据的站点，以及

他们所属的差会。也给出了每个差会在中国开始工作的日期，和他们的传教士总数。结合前面的各页来研读这些数字，必使我们的呼吁更有分量。

面对这些事实，又有主耶稣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命令，每个人都需要弄清楚，自己是否有特殊的呼召留在家里。若没有，我们岂可违背救主明确的"去"的命令！然而，若我们能凭良心说，是本分——不是意愿，不是享乐，不是事业——留我们在本地，我们是否尽了所能去劳苦？我们是否尽可能地使用我们的影响力和财力，帮助推进他们的得救？总之，我们是否为自己、为他们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把其他的祝福留给神来添加？哦，让我们花时间思想这位不变的神的话——"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神所预备的便利

指出几个显明在中国更广泛传福音之便利的事实，或许不是多余。首先，中国本部的地形极有意思。东经112度以西的地区多山，因此人口不如该线以东更易到达的地区稠密。若把十八省在东经110度一分为二，大体上说——

范围	省数	人口
东经100度到110度	六省	四千四百万＝五分之一
东经110度到120度	十二省	一亿八千三百万＝五分之四

我们既可自由到达中国的整个海疆，这一事实极为重要。

再者，中国的东半部可在北纬30度一分为二：该纬度以南多丘陵，以北多平原。这里我们又发现，北方健康的大平原比南方难到达的地区人口稠密得多——南方语言的难度大得多，对欧洲人的偏见也比北方强得多。大体上说，把中国本部的东半部再分：

范围	人口
北纬20度到30度	七千零五十万
北纬30度到40度	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

基督徒慈善家发现，中国本部约一半的人口集中在四分之一的疆土上，是何等有意思；而且正在这四分之一里，进入内地、学习口语、与百姓交往，所遇的困难都相对较少。

中国的江河使大平原易于到达，与支流一起，形成通往帝国每一省、或近每一省的大道。没有水路的地方，可雇独轮车或大车、轿子或骡轿、骆驼、马、骡子或驴子作陆路运输，价格相当公道。各大道上都有客店，银钱可方便安全地汇到帝国几乎每一部分。



图十四：中国——城外的帆船与船只

第二，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现已按条约有权进入帝国的每一部分；事实上，在十八省或北方属地中，拒绝我们进入的地方很少。我们没有在各地都取得居留地，但只有少数城市是巡回访问去不了的。关于这一点，参看标明内地会会友巡回路线的地图，就有定论。

第三，我们不可忽视近来的叛乱、饥荒等的影响：动摇了许多人对木石之神的信心，预备他们感到需要更好的、真正可安息的东西。这些护理看似黑暗奥秘，但主在作工。战争、饥荒、瘟疫这粗糙的犁，正在翻开土壤——前进中撕碎了多少家园、多少巢穴。房屋被烧，庄稼被抢，财产被夺。丈夫常常成了鳏夫，妻子成了寡妇；孩子失去了父母，父母

失去了孩子。如今我们岂可闲懒，任凭机会失去？传教士告诉我们，人们愿意听福音，是前所未有的。诚然，有敞开的心，正需要基列的乳香和好医生。我们岂不把这宝贵的邀请送给他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最后。中国语言的性质，为传教工作提供了便利和鼓励。

书写与口语

官话通行于四分之三以上人口所居的地区，纯度或多或少。神的话语和许多单张书籍已译成文言（通行全国），也译成官话（除福建、广东和广西一小部分外，都易读懂），为在中华帝国各地的士人阶层中作工预备了道路。字典、词汇和文法书已经存在，为进一步学习这文言预备了道路。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地方的口语非常容易学会，中等资质的传教士学几个月，就能开始使用中国几乎任何地方的土话。因此，神虽赐特别语言天才的人有广阔的天地，但那些"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没有理由不参与把福音带进未得之地的蒙福工作。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会写；因此只有有限教育的人也足以作教师。

藉我们罗马字母的改编，中国各地的口语都可变成文字，不识字的中国人几个月就能学会用自己的母语（文言不是母语）阅读。高雅的文体是写给眼睛看的，不是给耳朵听的。即使中国人，要获得朗读它的能力，也需要几年不间断的学习；因此会读书的人口比例很小。他们自己的土话，人人都会说；藉拼音系统，不识字的人几个月就能学会阅读。笔者在宁波的经验是，每天劳苦、但定期参加夜校的人，通常约三个月就够了。在校的男孩，能投入更多时间，常常一个月就读得很好。他曾见一位聪明的妇人，八九天就学会阅读，足以拼读新约的任何部分。

她不久被敌视福音的朋友带到远方；她学会阅读的圣经和赞美诗集*，在多年逼迫中是她唯一的安慰和帮助。愿神速速使那日子来到，中国各地的本土基督徒藉某种像宁波所用的系统，都能"用他们生来就会的本乡话"阅读神的话语，就是"那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从这本赞美诗集中录下"有一泉血流"（"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这首诗的两节，宁波土话拼音照录原文：

Z yiu ih dzi tsi-mun-leh hyiiih,Liu-c'ih dzong Yiae-su sing;Vaen-nying Ise keh-go dzi hao gyiang.Ze-ky'in tsih-le ken-zing.

2.Ting jih-z-ko kw'a si dao-zeh,K'en-kyin keh dzi hwun-hyi;Ngo ze se-tsih ziang gyi ka djong,Yia k'o-yi gyiang-leh-kyi.

中国及其需要的总览

我们已经简要而粗略地陈述了中国的光景和诉求。若要每省更详细地进入，需要比我们用于全部的时间和篇幅更多。我们已经显明神如何祝福已付出的努力；并尽力把现今为更广泛传福音所存在的便利摆在你们面前。我们竭力敦促复活救主的大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并要指出，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的比喻里，被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的，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一个仆人；不是一个不道德的，而是一个无用的。"你们若爱我，"我们的主说，"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其中一条是："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我们已经显明，在中国本部的七省中，给新教传教士及其本土助手划定的，远超他们所能成就的，仍剩下压倒性的群众全然在福音声音之外。我们进一步显明，中国本部还有十一省——十一省中最小的一省人口也超过缅甸，平均每省人口为苏格兰和爱尔兰两国之和！那鞑靼和西藏的辽阔地区——比整个欧洲大陆还大，除了牛庄的四位，没有任何新教传教士——我们又该说什么？这样的帝国的诉求，理当不仅被承认，更被体会！我们种族五分之一

的永恒利益，岂不能激起我们天性最深的同情、我们蒙血买赎之力量最刻苦的努力？从异教世界升起的无助、无望之苦难的低吟，岂不能刺透我们迟钝的耳朵，唤醒我们的灵、魂、体，为中国的得救作一次浩大、持续、不可征服的努力？——靠神的力量、祂大能的权柄刚强，使我们从大能者手中夺回掠物，把这些火把从永火中抽出来，救这些俘虏脱离罪和撒但的辖制，为我们至高君王的凯旋增光，永远如星闪耀在祂的冠冕上！

"请过来帮助我们，到马其顿来。"

穿越午夜的黑暗，从马其顿，千万人的呼声如同一人——绝望的有声的寂静，在可畏的祷告中雄辩："哦，听见并帮助我们，免得我们死！"

然而伴着那从马其顿来的呼声，基督的战车隆隆向前：何等悲戚地回荡，"过来帮助我们，不然我们死。"

因半个大地都是马其顿；弟兄向弟兄呼喊，藉那爱众人的爱，藉全世界的生命，他们呼喊，"帮助将死的人，免得你们死。"

耶稣，为人的，人之子，"哦，你们活着的人，看哪，我们死了！""我来"；是的，从马其顿来的呼声是你的；哦，藉

国度和权柄，和你降临之日的荣耀，唤醒心与志来听他们的呼声——帮助我们去帮助他们，免得我们死。

或人把自己卖了，听不见异乡的呼声，灵魂极其苦涩的呼声，"过来帮助我们，不然我们死。"在那边的荒野为我预备道路——谁能当得起我的日子，我的声音在他们的呼声中呼喊。藉那爱众人的爱，藉全世界的生命，他们呼喊，"哦，听见并帮助我们，免得我们死！"

世界被别的声音赢得，不是从马其顿来的哀号——牟利的喧嚣四面包围，或人把自己卖了，听不见异乡的呼声，"过来帮助我们，不然我们死！"（佚名）

"神是信实的"

前述的考量，使笔者在1865年深感中国工人人数必须增加的迫切，如本书第一版所述，他毫不犹豫地求庄稼的大主呼召、差派出二十四位欧洲布道家和二十四位本土布道家，把十字架的旗帜插在中国本部和中国鞑靼一切未得之地的。同样的考量使我们今日向神呼求更多。那些从未蒙召去经历守约的神的信实——在祷告中供应祂仆人金钱上的需要——的人，或许认为差派布道家去遥远的异教之地、"只有神可仰望"，是冒险的试验。但对一个多年来蒙恩在各样环境中——在本国在他乡，在陆地在海上，在疾病在健康，在缺乏在危险，在死亡门口——经历神信实的人，这样的顾虑全然不可原谅。

笔者见过神应允祷告，平息风暴的狂怒，改变风向，在久旱中降雨。他见过祂应允祷告，止住强暴人的怒气和杀人的意图，使祂百姓仇敌的计谋归于无有。他见过祂应允祷告，在人手无能为力时，使垂死的人从病床上起来；他见过祂保守人脱离"黑夜行的瘟疫"和"午间灭人的毒病"。二十七年

多来，他在供应自己肉身需用和所从事圣工需用的金钱上，经历了神的信实。他见过神应允祷告，为这辽阔的禾场兴起不少工人；在十八省中的十四省，在本土基督徒和异教中国人中间，供应他们置装、路费和供养所需的。愿神得荣耀、祂的子民得激励，笔者要特别提到几件祷告蒙应允的事，就是这些事在十九年前鼓励他成立了内地会。

1857年下半年，英国与中国当局关于那艘臭名昭著的快船"亚罗号"（"Arrow"）的争端，以炮轰广州告终。这大大加剧了广州人对外国侨民素来的仇恨。在宁波，他们图谋毁灭所有的外国人；他们知道许多人每逢主日晚在一位传教士家中聚会敬拜，那时总是手无寸铁，便决定在某次聚会时包围那房子，把聚集的人全部杀掉，再杀掉当时不在场的。他们取得了道台（Tao-tai，当地最高的文官）的批准——这个阴谋本可能得逞，就像几个月后针对葡萄牙人的类似阴谋一样——但一位本地人，他有一位朋友在一位传教士家做事，得知了这迫近的危险，力劝朋友离开洋人的雇佣。那仆人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传教士们因而得知了危险。他们决定在一人的家中聚集，寻求至高者的保护，藏在祂翅膀的荫下。他们这样聚集没有徒然。正当他们祷告时，主正在作工。祂引导一位低级官员——海关监督——去见道台，劝他不可允许这样的企图；他向道台保证，这必激起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带兵

来为同胞报仇，把城夷为平地。道台回答说，外国人来报仇时，他会否认知道这阴谋或与之有牵连，把他们的怒气转到广州人身上，广州人反会被消灭；"这样，"他说，"我们一计可除去广州人和外国人。"海关监督向他保证，一切推诿都无用；最后道台派人去见广州人，收回许可，禁止进攻。这正发生在我们求主保护的时候，虽然几周后我们才知道这些事实。于是我们经历了："祂的膀臂独自足够，我们的防御坚固。"

不仅在外来的危险中，在许多别的境况中，我们经历了祂的信实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供应我们肉身需用上，我们也同样经历了祂应允祷告的信实。略举几例。

立即的应允

1857年下半年，笔者曾看护一位患天花去世的传教士弟兄*，必须丢弃看护时穿过的衣服，免得把传染带给别人。当时手头的钱不够置办所需的，祷告是唯一的出路。主应允了，意外地送来一箱衣服，是几个月前留在华南汕头的。

*美国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的夸特曼牧师（Rev. J. W. Quarterman）。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约两个月后，1857年11月18日，写下了以下一段：

"许多人以为我很穷。这在某意义上是真的；但感谢神，我'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的神必供应我一切的需用：愿一切荣耀归给祂。我不愿改变现状，自己依靠主，也被用作帮助别人的器皿。邮件在4日星期六到了。那天早晨，照常，我们供给来要饭的穷人早餐。有七十人；有时不到四十，有时超过八十。主日除外，他们天天来；那时我们忙不过来，不能兼顾其他本分。好，我们付清了一切开支，也为明天预备了自己的一份，之后我们（琼斯先生（Mr. Jones）和我）连一块钱也不剩了。我们不知主周一如何供应；但我们壁炉架上有两幅中文条幅：以便以谢（Hitherto hath the Lord helped us，至今耶和华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Jehovah Jireh，耶和华必预备），祂不让我们有一刻疑惑。

"邮件比预期早到一周，琼斯先生收到一张214元的汇票。我们感谢神，壮了胆，去了一家商行；通常取钱要等几天，这次他说：'周一来取。'我们去了，虽然他没能买齐所有的银元，先付了七十元，一切都好了。哦，这样直接依靠从不失信的主，是何等甘甜。周一穷人照常吃到早餐，因为我

们没有叫他们不来，深信这是主的工作，是'耶和华以勒'。我们看到不仅我们自己得了供应，寡妇和孤儿、瞎眼和瘸腿、无依无靠和赤贫的人，都蒙那喂养乌鸦者的丰盛供应，不禁眼含感恩的泪。'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祂的名。"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若不好，为什么要呢？）'没有一个投靠祂的人会荒凉。'"

上文提到的金钱供应用尽后，笔者和同工琼斯先生只剩一枚孤零零的铜钱（不及一便士的二十分之一）。1858年1月6日，屋里只剩够一顿稀薄早餐的食物。那天其余的时间，既无食物，也无钱买，我们只能呼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祷告商议后，我们想，或许该变卖一件东西，以应燃眉之急。但环顾四周，没有什么可舍，也没有什么中国人肯出钱买的。赊账，我们本可有，也不多；但我们觉得这本身不合圣经，也与我们的身份不符——我们是服侍神、靠祂已赐和将要供应的生活。倒有一件东西，我们知道中国人肯买——一只铁炉子；我们不禁为必须舍弃它而惋惜。然而我们动身去铁匠铺，走了好一段，来到河边，原打算走浮桥过河——那是一座船搭的浮桥——但主封闭了我们的路。船

桥在前一夜被冲走了，只有渡船可过，船钱每人两文。我们两人只有一文，显然我们的路是回去，等候神亲自干预。

到家时，见琼斯太太按几天前接受的邀请，带孩子去朋友家吃饭了。琼斯先生虽也在被邀之列，却不肯去，留下陪我禁食。我们仔细搜了橱柜，没有吃的，却找到一小包可可。加些热水，稍稍提神，我们再次向主呼求，"耶和华听了，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还跪在那里，一封信到了，里面是从英国寄来的汇款。这及时的供应不仅解了当天的急需：——

病得医治

在1859年初，蒙应允的祷告有另一件同样明显的。那时笔者亲爱的妻子病重，已无痊愈的希望。试过的药都无效，她的医生威廉·帕克医生（Dr. William Parker）也再无建议。生命似乎在迅速消逝。唯一的盼望是神或许看为美，垂听顺服的祷告而使她起来。平常在传教士中间的祷告会时间到了，笔者送去请求代祷，得了热烈的回应。正在这时，一个从未试过的药方浮上笔者的心头，他觉得必须立刻去和帕克医生商量用这药是否合适。那凹陷的太阳穴、深陷的眼睛和扭曲的面容，显明死亡近了；生命能否撑到药用上，都成

问题。那是剧痛的时刻。在去帕克医生家的路上——约两英里——他一路与神大大摔跤祷告，神的话："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大有能力地临到他。他能凭信心抓住这话，结果是深深的、深深的、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距离感全然消失。帕克医生赞成用那建议的药；但笔者到家时，一眼看出所盼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不用这药或任何药。脸上扭曲的痛苦已变为安睡的平静，再没有一个不良症状阻碍她恢复健康和体力。

宁波医院的经费

同年秋天，帕克医生突然不得不带着他那失去母亲的孩子们回格拉斯哥——帕克太太死于霍乱。他请笔者接管宁波的传教医院，否则这医院只得关闭。

经过几天恳切祷告寻求神的引导，笔者感到不得不接下来，仰赖那位应允祷告的神供应维持它所需的一切。这医院的经费，向来靠这位医生的外国医疗业务收入维持；他一走，这来源就断了。但神岂不是说过，奉主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祂都必成就？我们岂不是蒙教导先求神的国、而不是求推进神国的手段——"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吗？这样的应许实在够了。

承担这一责任的八天前，笔者连一点要这样做的念头都没有。国内的朋友们更不可能预料到。但主早已预见这需要，供应它的款项已在路上了。医院里有时住院病人不少于五十，还有大批每日前来就诊的门诊病人。通常三十张床位拨给免费病人及其陪护，约同样数目的床位拨给戒鸦片烟的人，他们在戒除烟瘾期间付膳食费。医院里病人的一切需用都免费供应，门诊病人所需的医疗器具也一样，每日开支相当可观；此外还需要不少本地雇工，也要供养他们。但从一开始，主就供应了维持这机构所需的一切，此外还供应了笔者及其家人的供养，以及他所督管的其他各支宣教事工的开支。九个月之后，他因健康不支，被迫辞去这一职责；但他卸任时，为病人留下的款项，竟比他接手时所领受的更多。

祷告蒙应允，所赐下的还不只是金钱的供应。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看似病入膏肓的人得以复原；在严重而危险的手术中，也蒙赐成功。有一位可怜人，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双腿被截肢，伤口愈合之快，竟在不到两周之内两处全然长好。而比这些更长久的益处也一并赐下：许多人信服了基督教的真理，不少人借着祷告寻求主，经历了那位良善大医生的能力，医治了他们罪病的灵魂。在上文所说的九个月中，医院里有十六位病人受洗，另有三十多人成为候补会友，等候加入宁波的某间教会。

回英国的路费

独自肩负这样一所机构的重担，加上其他仍落在笔者身上的宣教职责，那持续不断的体力与心力消耗，产生了一个结果——虽早有预料，但在没有增派同工的情况下无法避免；然而这又成为一次机会，彰显那位"照着自己旨意所预定的"行万事之主的信实与慈爱。笔者被接连的疾病彻底击倒，恢复健康的唯一希望，似乎在于乘船回英国，在故土暂住一段时日。一如既往，神以他的帮助临近。回去的路费得了供应，而且供应得如此丰盛，我们竟能带一位本地基督徒同行，协助翻译或修订圣经，并教导新同工学习语言，预备主将来兴起的帮手，好接续并扩展这工。我们对此毫无疑惑，因为此前好几个月，我们已经凭着信心恳切地为此向他祈求。1860年1月16日，我们曾这样写信给英国的一位基督徒朋友：

"您是否认识一些热心、忠诚的年轻人，渴望在神在中国的事工上有份？他们若不求多于所需费用，愿意出来在这里劳苦，请告诉我们。哦，何等需要四五位这样的帮手！他们大概六个月就能用中文讲道。祷告蒙应允，所需费用必有着落。"

离华前一天，我们又写信给我们的朋友伯格先生（W. T. Berger）——我们离英前就认识他，在那远方他一直在主里坚固我们的手——信中说：

"我们正带一位年轻的中国弟兄同去英国，协助翻译；并盼望——若主感动有人与我们同回——协助教新同工方言。"

整个航程中，我们恳切祷告，求神使我们这次回国成为中国的祝福，借此至少兴起五位帮手，到宁波和浙江省劳苦。

为浙江祷求工人

我们到英国不久，就遇到几位渴望在神在中国的圣工上有份的基督徒弟兄。我们与其中五位或见面或通信，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多方祷告之后，蒙引导邀请米道斯先生（Mr. James Meadows）到伦敦，与我们同住一段时间，好更完全地认识他，也让他开始学习语言。他的进步使我们对他掌握语言的能力毫无疑惑。当时琼斯先生在宁波的健康迅速衰退，蒙我们亲爱的朋友伯格先生合作相助，我们得以在1862年1月为米道斯先生及其新婚妻子订下"挑战者号"（the Challenger）的船位。他于六月抵达宁波，很快便能开始宣教工作。九月琼斯先生暂时离宁期间，米道斯先生虽还不能

流利地讲道，却已能主持聚会：领唱诗歌、用土白诵读圣经章节，本地帮手则讲道劝勉、带领祷告。两个月后，他在一位中文教师协助下，为本地男童开办了一所日校；琼斯先生离华之后，他在那里的帮助就成了无价之宝。

米道斯先生起初的工作远非容易。除了语言尚未纯熟的难处，社会也只是在叛军造成的剧烈动荡之后缓慢复苏，信徒仍十分分散。但蒙神的恩典，我们这位好弟兄坚持不懈，成功为他的劳苦加冕。一些受过管教的人得以恢复，另一些冷淡死寂的人得以苏醒。起初赐给我们的那位本地弟兄的服侍也蒙了祝福。他原是个淳朴的乡下人，六七年前归主，在本乡全心传讲福音，以致米道斯先生走遍方圆十余二里的乡间，几乎遇不到一个没从他口中听过主耶稣的人。他无论得时不得时，基督是他的主题，基督仍是他的主题。另一位会友走进一座尼姑庵，大有能力地传讲福音，以致庵主、一位尼姑和一位即将落发的求道者都归了主，被接入教会。

约在此时，劳德太太（Mrs. Lord）凭着对永生神供应的信心办着一所孤儿学校，在本地妇女中间劳苦也大蒙祝福，神为她在妇女中间开了宽大的门。她身边有一两位中国基督徒，作读经妇女。1864年她写道：若有五位读经妇女，她可以分给每人一个区域，使她们大有用武之地；而她自己从早

到晚，单单教中国妇女用罗马字土白读圣经。以孤儿学校的担子落在她身上，这当然不可能；而在妇女中间做工的机会不断增加，她便极恳切地写信，请求差人来协助她办孤儿学校。

听说有大片地区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那里的妇女渴慕听她教导——每一区她都可以用上一整天，却因其他同样紧迫、甚至更紧迫的事务，每周或每两周只能去几个小时，实在令人难过。孤儿院既是凭信心办理，任何来协助的人都必须能靠神得个人供应。我们恳切祷告，求神兴起合用的帮手。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但在海外布道会（Foreign Evangelist Society）委员会一次祷告会上，笔者蒙引导把劳德太太需要一位女帮手的事提出来，请大家代祷，并宣读了她一封信的摘录。

第二位工人

该会的干事皮尔斯先生（Mr. George Pearce）立刻回应，说很奇妙，他刚收到一封信，提到一位各方面都似乎适合这工的人。我们与她见了面；海外布道会慷慨供应了她来华的路费，另有朋友捐了她所需的置装费。她于1865年2月中

旬抵达宁波。劳德太太4月5日来信说，她已经能在学校里帮她大忙；她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结婚。

第三位工人

1863年9月25日，巴切特先生（Mr. Barchet）来访笔者，表明愿向可怜的中国人传讲基督的心志。他是德国斯图加特人，1861年来到英国，为要逃避父亲家中的管束，享受世界。在一位朋友家中，他遇到霍尔先生（Mr. Hall）——他后来加入的教会的一位执事，霍尔借给他一本《主与乔治·穆勒》（The Lord's Dealings with George Muller）。那时，贡茨勒先生（Mr. Günzler）——一位德国牧师，也是巴切特先生的挚友——来伦敦，在1862年万国博览会期间讲道；巴切特先生欢喜地再见到朋友。离家几天回来后，他急忙再去看望贡茨勒先生，却发现朋友已卧病在床，忽患伤寒去世。他满心悲痛地回家，自问："我若这样死了，将往何处去？"他祷告、读经，也读那借来的书中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归主的记述，心里这样辩论："穆勒先生曾是个邪恶的青年——耶稣基督赦免了他——他也能赦免我——洁净他的血也能洁净我。"不久，他在基督里找到了确据的安息。

如今他切愿用全部力量服侍慈爱的救赎主，便如上文所述，把自己献上给主在中国的圣工。不久他开始学中文，进步惊人。上了两课、其余时间自修之后，他给上文提到的那位来英的中国弟兄写了一张字条，虽远不合中文语感，却能看懂；对一个才学了两周的人来说，实在难得。

他接着进伦敦医院学医，进步很令人鼓舞。他正预备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不料主忽然为他开了去中国的路。一位住在苏格兰的绅士，素不相识，经倪维思博士（Dr. Nevius, 现驻芝罘）介绍，极慷慨地为两位宣教士提供免费船位，船是他自己拥有的一艘壮观的铁壳轮船。这消息初传给巴切特先生，问他能否在轮船提前开航的短促通知下动身，他默祷片刻，然后回答：为那预备多时的考试而未能参考，固然遗憾；他也曾盼望在出洋途中与笔者一家有美好的团契；但若是主的旨意，要他当夜就走，他也完全预备放弃这一切。

我们的弟兄凭着对神的信心出发，仰望他供应一切需用；但他所属的教会却定意，尽其所能，以供应他的需用为荣，慈爱地为他备办了合用的行装。

他的牧师这样写他：

"他身材虽瘦小，却能作大力气的工；精力充沛，勤奋刻苦；性情极其温柔慈爱，却又坚决果断；吸引一切认识他的人的爱；虽年轻，已会写五种语言。"

在格拉斯哥（Glasgow）城经历了许多基督徒的款待之后，巴切特先生与另一位已学了几个月中文的弟兄，于四月一日从克莱德河（the Clyde）启航。巴切特先生同伴的置装等费用，蒙不求而来的捐款供应，应允了祷告。朋友们启航后，一位基督徒女士寄来30英镑捐款。当时我们似乎没有急需用这整笔钱；但我们的父早已预见，并为一场将起的急难作了预备。其中一部分连同手头余款寄往中国；其余的很快就用上了，下文自会交代。

第四位工人

那时与我们同住的，有从阿伯丁来的克隆比先生（Mr. George Crombie）。他和未婚妻斯金纳小姐（Miss Skinner）正在学语言，预备到中国作宣教工作。两人深深相爱，已订婚四年多，原定五六周后结婚，婚事筹备已近完成。但他们赴华之期并未预期即至。

巴切特先生与同伴所乘的"科里亚号"（the Corea）轮船，行至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以南，遇到一艘在暴风

中被船员弃置、满载贵重货物的船。船长据为己有——这捕获物价值数千英镑，遂归"科里亚号"船主与船员所有；轮船折回，把它拖进普利茅斯（Plymouth）港。船在那里耽搁了几天，主许可我们的信心受一次沉重的试炼。马歇尔先生（Mr. Marshall）与笔者赶到普利茅斯，得到痛苦的消息：巴切特先生的同伴决意不再前赴中国。他离格拉斯哥前染了重感冒，又严重晕船，到普利茅斯时病得很重，身心俱疲，觉得无力再向中国进发。

许多情由使这位弟兄的退后令我们格外痛心。他学了好几个月，语言已相当纯熟；中国的需要我们深感浩大——"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慷慨赐下的免费船位似乎白费了；为他置办行装所费不赀，眼下也全无用处；最叫我们惧怕的，是神的圣工受辱、圣工之友灰心。正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亲爱的克隆比弟兄高贵地挺身填补空缺；这不仅得未婚妻同意，更得她衷心赞成。"去吧！"她说，"证明你爱神的圣工胜过爱我。"两小时恳切祷告考虑之后，他平静地决心作出牺牲，次日一早乘头班快车赶往普利茅斯。接到巴切特先生同伴退后电报十六小时后，克隆比先生已在途中去顶替他的位置——只要船长和船主同意。他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抵达普利茅斯；船长已有条件应允，船主的慷慨许可约在他抵达一小时后送到。匆忙采买了几件必需品；我们送亲爱的弟兄

上船，与他和巴切特先生一同祷告，约午夜半小时后离开，他们已在去中国的途中。

他们一路蒙福，顺风顺水，直到好望角。为加煤驶入桌湾（Table Bay），却加不到；船长遂于五月十六日星期二傍晚决定把船开进西门湾（Simon's Bay）。他们离开桌湾时天气很坏，但蒙神的美意，保守他们脱离一切危险。当晚起风，整夜加大，次日狂暴异常。星期三上午十点，桌湾有二十八艘远洋船和约三十艘小船；到晚上八点，十八艘远洋船和所有小船或搁浅或毁坏。下文摘自1865年6月10日《路易港商业公报》（Port Louis Commercial Gazette），以见当时危险之大、我们亲爱的弟兄所蒙拯救之真实奇妙。

"开普敦，1865年5月，星期五。

"星期三，即邮船'罗马号'（the Roman）开往英国两天后，桌湾遭遇了有记忆以来最具破坏性的一场大风，17日。

"白天的沉船经过与救生救产的努力，我们不得不略过不提，单述要紧的部分。

"那时（日落时分）景象恐怖至极。太阳在狮子山（Lion's Hill）后沉落之前，冲破白天遮蔽阳光的云障，明亮地照在海湾上，一瞬间照亮了这满目疮痍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海滩上横着十五艘远洋船，或多或少都已拆毁，还有小

船；巨浪翻涌，随时可能把锚地仅存的几艘船卷走。'彼得伯勒城号'（the City of Peterborough）帆船和'丹恩号'（the Dane）轮船都在拖锚，徒然信号求加锚加缆。'雅典号'（the Athens）轮船也发出求救信号，大量放汽，表明随时准备开足马力。眼看大风还要加大，很可能天亮之前锚地不剩一艘船。安德森先生（Mr. Anderson）愿出500英镑请人给'丹恩号'送一口锚去，瑟尔先生（Mr. Searle）愿出1000英镑给'彼得伯勒城号'送一口，都无用；没有船敢冒这风险。'雅典号'刚信号说最后一口锚已失，太阳就在这样的景象中落下。

"日落后风势更猛，气压继续下降。'彼得伯勒城号'拖了一天锚，日落后不久挣断，终于撞上离格林角（Green Point）不远、离岸有段距离的礁石。岸上清楚听见船员求救的呼声，却无法与他们联络。赖特船长（Captain Wright）偕妻子孩子、十五名船员，全部罹难。

"但最惨的是邮船'雅典号'失事。约傍晚六点她最后一口锚断裂，试图开足马力驶向外海。起初似乎大有进展；但七点未到，她已横漂到礁石上，很快解体。岸上在惊涛声中清楚听见船上人的呼救；被哭声引来的群众却无力救援。岸上人所能做的，只是点起一堆火，告诉船上人他们的危险已被知晓。灯塔既无绳索又无灯笼，方圆一两里内没有火箭也没有

曼比救生器（Manby apparatus）。然而两个小时之久，惨痛的哀号求救声不断从轮船上传来，偶尔可见她横在礁石上，船身已折，仍在水面，桅杆兀立，直到九点过后。被冲上岸的残骸碎片证明船在迅速解体。约十点钟，呼声止息，浓黑笼罩了现场。史密斯船长（Captain Smith）、柯蒂斯医生（Dr. Curtis）与全体船员罹难。船上有三十人。她原定次日开往毛里求斯，幸而乘客尚未登船。

"星期三上午十点湾内二十八艘远洋船，到当晚八点只剩十艘。西门湾也同样严重地感到这场大风。"

这可怕的一天，桌湾丧生八九十人；但我们的朋友在西门湾蒙保守，毫发无损。神众子民为他们保守所献的祷告没有徒然——那些祷告不是不需要的，也没有不蒙应允的。

次主日我们的朋友上岸，蒙西门镇（Simon's Town）一位宣教士极亲切地接待款待。他们有机会讲道；晚堂之后，一位女士请他们收下一个装着4英镑的钱袋。他们身心得了畅快，又得了鼓励，体会到基督徒之爱的记号；但他们不知道这帮助到香港时会何等合时。他们按时平安抵港。首先打听信件，却失望地一封也没有。几位朋友分两三班邮船寄给他们的信（有的附着汇款），说也奇怪，当时一封也无下落，虽然后来全都收到了。他们所有的钱于是全数用上，刚好够

付一艘直开宁波的汉堡帆船的船费。他们于七月二十四日抵达宁波，发现另有信件和汇款在等他们。这次航行自始至终充满了神护理的怜悯，真是奇妙。

第五位工人

现在请读者回到我们两位弟兄自普利茅斯启航的那一天。克隆比先生在"科里亚号"自己舱内，于四月十二日，请笔者尽快催斯金纳小姐动身，免得痛苦的分离不必要地延长。笔者向他保证，自己必尽力；但提醒他，我们手头为她置装和路费所需的七十五或八十英镑*，一文也没有。我们在他舱里跪下，求那"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主，预备所需费用，并为她预备合宜的护送。克隆比先生从特内里费（Teneriffe）来信，相信这祷告已蒙应允。他没有信错；四月二十六日，正在他动身两周之后，斯金纳小姐乘"阿尔弗雷德王子号"（the Prince Alfred）、埃利森船长（Captain Ellison）赴华，她的路费行装全由那位应允祷告的神，借着他信靠的子民供应。她又蒙一位宣教士夫妇护送，所乘船的船长与大副都是基督徒。航行愉快有益，她平安抵达目的地，按时与克隆比先生结婚。

*如今费用少得多了：现在我们为来华置装和路费只花55英镑。

中国内地会的成立

斯金纳小姐启航后，1859年在中国初次向主献上的祷告——为宁波和浙江省求五位增派的工人——得了完全的应允；1865年，我们向前，凭信心向主求二十四位更多的工人，进中国内地各省，觉得不是踏上一条未经试验的新路。兴起这五位工人的同一位神，也能兴起跟随他们的人，把工作扩展到中国的每一省。我们信他能——他肯——为每一部的服侍兴起"甘心乐意、有技能的人"。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抓住呼召我们进入这服侍之主的信实；顺服他的呼召，依靠他的能力，扩大我们工作的范围，为荣耀他独行奇事的名。

然而有时有人问：中国内地虽显然需要福音，名义上也按条约有权进入，但事实上是否真能进入？我们以另一个问题回答：当主耶稣发出明确的命令，我们的本分是问这命令能否遵行吗？他命令的话是明确的——"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要福音被传开；他一开始就应付了一切异议、解开了一切难处，应许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他；那真实、永不失信永不忘记、"拿着大卫的钥匙"随意开

合的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前路的危险艰难，我们知道既不小也不少；但有耶稣作我们的元帅，我们不怕跟随。我们预期危险、艰难、试炼在叫我们更深体会自己的软弱、贫穷、缺乏的同时，也必迫使我们更恒常地依靠他，更深地支取，



图十五：中国独轮车

更隐密地安息在基督的力量、丰富、丰满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我们知道这必是从事这工之人的经历。若最大的试炼与危险之时，正是为神的荣耀、为他圣工的益处、为工人的真利益之时，那么在这样的时刻，或是他拯救的大能彰显得最显著，或是他够用的恩

典向冲突中最软弱的仆人证明充足。如今，在这工作上有了十八九年的经历，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带着起初仰望神帮助的确信期待，失望了吗？远没有！我们只能用古时约书亚的话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应许的一切美善，没有一件落空，都应验在我们身上了。"

笔者预期这本小书会落到一些人手中，他们或被引导亲自投身这工；因此在早先的版本中，笔者提到了自己经历中的几件事，神护理的干预在其中向他的仆人显得分外明显；为同一缘故，今仍保留。

1855年4月，笔者与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伯登牧师（Rev. J. S. Burdon）*同往崇明（Tsung-ming）岛和扬子江北岸，为传讲福音、分发新约圣经。下文摘自笔者当时的日记：

*今为可敬的维多利亚主教（Bishop of Victoria），驻香港。

"4月26日，星期四——天不亮动身，早餐时分到了仁和江（Jen-how-kiang）。早餐后，我们把自己交托天父看顾，求他的祝福，然后向这大城进发。今天与昨天正相反，阴沉多雨；我们都觉得，撒但必不容我们像从前那样攻击他的国而不兴起反对或逼迫；但我们也深信，神的旨意是要我

们在这里传讲基督，把真理的话分给这百姓。我们为那里书太少而遗憾，这么重要的地方书不够；但结果证明这也是神的护理。我们吩咐船上的人不要去；但我们定意，靠神的帮助，什么也不能拦阻我们。我们吩咐他们留守船上；若我们不回来，就尽力打听我们的下落，飞速赶往上海，通知我们的朋友。我们又吩咐另一只船在外面稍候，若我们当夜不回；这样我们后来回来，就不至因无船而耽搁。我们把书——除了十来本——都装进两个袋子，带一名每次同行的仆人，出发去那城，约二十里，或七英里远。步行是不可能的，路况和路程都不允许；于是我们坐了独轮车——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它比轿子便宜，只需一个推车夫；但在崎岖泥泞的路上，绝不是舒服的车。

"没走多远，仆人请求回去，他听了士兵的报告，吓坏了。我们当然立刻答应，不愿连累别人遭难；决定自己背书，仰望那应许供应我们一切需用的主，加给我们身体和灵里的力量。一个很体面的人来警告我们不要前行，说通州的团练是什么样子，我们去了必后悔。我们谢了他的忠告，却没有听从；我们的心已定，无论是捆锁、监禁或死亡，是安然无恙分发我们的经书单张，还是平安回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靠神的恩典定意，不把福音带给通州、不让它成千上万的人在不知生命之道的无顾之境中死去，就不离开。

又走了几步，我的车夫不肯再走；我只好另找一个，幸而容易找到。

"一路冒雨走泥路，绝不好受。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处境，虽一刻也不动摇。间或我们用经上的应许和诗歌互相勉励。这节诗似乎特别合我们的处境，很安慰我：

海上的危险，陆上的危险，不应使你灰心，你的主近在身旁。纵然你勇气衰残，受试炼被重压，他的应许必有效，使你灵得安息。

"路上经过一个约千人的小镇，叫星桥镇（Sing-kiau Chen）；在这里我用官话向不少人传讲耶稣。我从未如此喜乐地讲论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赎罪。我的心大得祝福，充满喜乐平安；讲道也格外容易自由。后来听见一位听众用本地土白向新来的人复述我讲的真理，我心何等欢喜！听见一个中国人自发地向同胞说神爱他们、他们是罪人、耶稣替他们死、付了他们罪的刑罚，我何等感恩！那一刻报偿了我所经的一切试炼；我觉得若主赐圣灵改变那人的心，我们就没有白来。我仿佛能与西面同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们分了一些新约和单张，因为那里人读书好，我们不能不把福音留给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到了通州，发现剩下的书正好是我们力所能及背的。

"前行将近城西郊时，想起早期基督徒在逼迫初起时的祷告（徒4:24-29），'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我衷心同声阿们。进郊之前，我们定好计划，好一致行动；又告诉车夫在哪里等我们，免得他们因我们受连累。然后仰望天父，把自己交托他看守，背起袋子，向城里出发。

"我们沿着通往西门的大街走了好一会儿，无人干涉；还觉得'黑鬼子'（Huh-kway-tsz）这称呼好笑。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衣服，不是我们的皮肤。经过几个兵，我对伯登先生说，这些就是我们久闻其名的兵，他们倒似乎肯让我们安静过去；但离城门还远，一个又高又壮、半醉而更凶的人，一把抓住伯登先生的肩膀，让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团练都这么好说话。他想把他甩开。我回头看出了什么事，几乎转眼之间，我们就被十几个、二三十个暴徒围住，被飞快地往城里赶。

"我的袋子这时觉得很重，又不能换手。我很快大汗淋漓，几乎跟不上他们。我们原要被带去见知府，却被告知他们知道把我们这样的人带到哪里、怎么处置，骂着最侮辱的话。先抓住伯登先生的那人，不久又来找我，成了我主要的折磨者——我既不如朋友高大强壮，抵挡他更难。这人再三

几乎把我打倒，抓我头发，揪我衣领几乎掐死我，抓我胳膊肩膀，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再久一点，我必晕倒。筋疲力尽之际，一节朋友上次寄来的诗何等提神：

我们讲论蒙福者的境地，那国何等光明美丽，我们常述说它的荣耀，但亲到那里又何等美！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脱离罪恶，这福气何等奇妙，虽还不及复活后我们将享受的！

"而这就是人恶意加给我们的最坏结局了。

"走着走着，伯登先生想把腋下的一两本书送人，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但那兵狂怒，逼收书的人交还，又坚持要取手铐来（幸而手头没有），使我们确信在目前处境下想分书是做不到的。只好安静顺服，跟着抓我们的人走。

"一两次为如何处置我们起了争执：温和的说该带去见官，其余的说不经官府立刻打死。我们的心保守在完全的平安里；碰在一起时，互相提醒使徒因被算为配为基督受苦而喜乐。我设法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我的中文名片（若那写着名字的大红纸可称名片），拿出来后更受敬重。我要求把名片递给本地最高官员，带我们去见他；又告诉那折磨我的人，他待外国人、英国人该小心，不然有一天会吃亏，知道他们不是可欺侮无报的。他于是离开我，去找伯登先生，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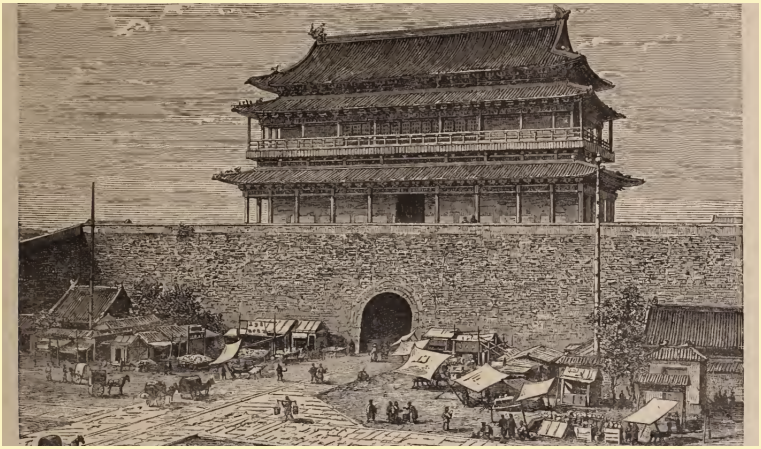
脸魔鬼般的恶毒怒气，说：'你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怎么也说不服他们（我们明明穿着英国衣服）。

"哦，那漫长乏味的街道，被拖着走过！我觉得永无尽头；停在一处被告知有官员住的地方，我从未如此感恩。那人大汗淋漓，舌头贴住上膛，靠墙站着；伯登先生也差不多。我请他们搬椅子来，他们说等着；我求他们倒茶来，同样回答。门口围着大群人，伯登先生鼓起残存的力气，向他们传讲基督耶稣。我们的名片和书已送进给那官员，他却是低品级的；让我们等了一会儿，把我们交他的上司办理。

"我们被告知往前走，但这次坚决一步不走，坚持要轿子。推辞一阵，轿子抬来；我们坐上，被抬走。路上轿子带来的休息何等好，又感恩虽经撒但恶意仍能传讲耶稣，喜形于色；一路走去，听见有人说我们不像坏人，也有人似乎怜悯我们。到了衙门，我想不起被抬到了哪里，因为经过几重大门，像城墙的门，但穿过之后显然还在城里。第二重门使我想是监狱；但看见一块大匾，上书'Ming-chi-fu-mu'——'民之父母'，就知道没错了，因为这是官员自称的头衔。

"名片又送进去，等了一会儿，我们被带到陈大老爷（Chen Ta Lao-ye）——尊贵的大人陈父——面前；他曾任上海道台（Tao-tai），自然知道待外国人须以礼。

"到他面前，有几个人跪下磕头，我的带路人示意我也照做；不用说，没有用。



图十六：城墙、城门及其上的门楼



图十七：中国官员的接见厅

"他似乎是通州最高官员，帽上戴着一颗不透明的蓝色顶子，出來迎接我们，以一切可能的礼貌待我们。他把我们引进内室，更隐秘的房间，但跟进来许多书吏、差役和其他半

官方人员。我向他说明来意，求他允许送他每样书和单张各一部，他谢了我。我送他新约、旧约一部分（从创世记到路得记）和几样单张时，简述了内容，也扼要讲了我们的道理：人人都是罪人，但独一永活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到这地上，在十字架上付了我们的债；他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如今为我们代求；信耶稣是得永生的唯一道路，我们能行的义都无济于事，不能救我们的灵魂，等等。他听得很留心，在场的人自然也都留心听。他随即吩咐上茶点，与我们同吃；我们很需要。

"久留之后，我们求他允许在回去之前看看他的城，分发带来的书。他答应了。我们又告诉他，进来时受了极无礼的对待，但我们不计较，知道兵士不懂；但不愿重演，求他下令不许再扰我们。他也应允；以一切可能的敬意送我们到公馆门口，派几个差役看我们受礼待。我们好好地快快分了书，平安出城，城里秩序井然。

"看差役用辫子很有趣。路被堵住时，他们就用辫子当鞭子，左右抽打百姓的肩膀。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独轮车，到底找到了；付了轿夫钱，骑上这简陋的车，在衙门一位差役陪送一半路程下回来。六七点钟，我们平安回到船上，诚心感谢天父的慈爱帮助和保守。"



图十八：夜间系泊

下一件要讲的事，发生在1855至56年与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宾惠廉牧师（Rev. W. C. Burns）一次传道旅程中。我们到了浙江省的乌镇（Wu-chen），又名黑镇（Black Town），听说那里的居民是那一带最野最无法无天的人；果然如此：那镇真是私盐贩子和其他坏人的巢穴。

"1856年1月9日——今晨在乌镇开工，分发约三百张单张和几本新约。人们很惊讶，我们打听不到有外国人来过。我们讲了两次，一次在关帝庙，一次在一片被火烧光、房子烧掉许多的空地上。下午又在原处向大群留心听的会众讲了一次；晚上我们都去茶馆，有好机会讲了一会儿；但消息传开人来太多，只好离开。本地助手迪恩（Dzien）和桂和

（Kway-hwo）却能留下。回来路上，我们在桥上对一些人讲了一会儿，



图十九：中国卧式桥

大有理由为第一天劳苦的结果感恩鼓舞；等我们吃午饭，请百姓等着，我进船关门，刚倒出一杯茶，船顶就被打破。我从后面出去，看见四五个人拿着就近田里翻起的大冻土块，我想每块七到十四磅重，向船掷来。跟他们讲理无用；不一会儿，他们又用上下船的跳板撞船边，船屋撞破好大一块，许多土盖住了里面的东西。最后迪恩雇了一只过路小船，靠岸不远，用几张单张把袭击者引开，袭击才结束。

"我们这才知道，作这坏事的人只有两个是本地人，其余三个是私盐贩子；起因是我们没满足他们无理要书的要求。最蒙神保守的是，无人受伤；稍稍安静之后，我们都在宾惠廉先生的船上聚集，感谢保守我们脱离人身伤害，为作恶的

人祷告，求神使这事反为我们和同伴的益处。我们吃了午饭，然后上岸，离船几步，向很快聚拢的大群人讲道。我们特别得帮助；从未被听得如此留心，没有一个声音同情扰害我们的人。晚上在茶馆也一样；有人似乎欢喜听钉十字架救主救恩的好消息。回家路上经过一家理发店还开着，我进去；剃头时有机会对几个人讲道，又把两张单张贴在墙上，给后来的顾客看。

"1月11日——一位姓姚的体面店主，在我们到乌镇的第一二天，从我们领了部分新约和一张单张；昨天我们船被打破时，他来求再要些书。那时我们正为船损和船里的土乱作一团，叫他一两天再来，我们必供应。他今晨来，递上下面这张字条：

"'前些天，我曾求宾惠廉和戴德生（J. Hudson Taylor）——这两位拉比——赐我好书。那时我们镇上有些被撒但迷惑了心、不认识大卫的子孙的人，竟敢用拉加、魔利骂你们，损坏你们可敬的船。多谢你们后来答应给书；求赐下列各一部——新约全书、《善人临终之言》、《基督教要道》、历年历书、《基督教原理》、《使世人幸福之道》。宋（Sung）和迪恩二位老师，想必都好。其他问候不一一写了。'

"这字条有趣，表明他一直在用心读新约，因为斜体的字都取自新约。他用拉加、魔利骂人，表明其意思他没有错过。

"供应了这人之后，我们和迪恩、桂和往镇东去，在街上讲了一会儿。回船后，两位直隶（Chih-li）人来访，在本地衙门供职。我用官话向他们讲钉十字架的救主等，大得帮助；虽一人不太留心，另一人却留心，问的问题表明他有兴趣。他们走后，我上岸，等桂和讲完，向聚集的百姓讲道。我刚讲的题目感动了我自己，讲时得帮助，会众极安静留心。太阳正落下，成了比喻，使我想起耶稣的话：'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讲到人生年日不定，我们不知基督何时再来，从未在中国的会众中见过那样深的肃静。我带领祷告，极其庄重。然后我进船，和一位听我讲道的和尚谈话；他承认佛教是虚妄的系统，死时毫无盼望。

"1月12日——下午我们在对岸向百姓讲道，又在一条街上和一家茶馆讲，每次都分书。晚上照常去茶馆讲；但定意去镇那头（那镇很散，约二英里长），好让住那边的人有更好的机会遇见我们。宾惠廉先生和我惯用中文交谈，船上的人都知道这决定。

"走了一小段，我们改了主意，去了常去的茶馆，想着有人或特意去那里等我们。但没有；也没有从前那样认真的听众。因此宾惠廉先生提议比往常早回，我们就早回，叫迪恩和桂和多留一会儿。回船路上分了几本书；说也奇怪，竟没人同我们回来，平常总有人同行。天不像离船时那样晴，变得漆黑。我们在路上遇到船夫，神色很怪，不由分说吹灭了我们的灯笼蜡烛。我们点上灯，告诉他不许再吹；不料他取出蜡烛扔进运河。他走到伸进水边的矮墙上，向水里看。

"不知他怎么了，我跑上前拉住他，怕他投水；谢天谢地他回来了。我们再三问，他叫我们别作声，说有坏人要毁我们的船，他们已把船移开避害。他领我们到一只船停的地方。不久迪恩和桂和来了，平安上船；接着宋老师也来了，船开走。

"那天骚乱的起因是这样：一个自称差役的人，趁我们不在，到船上递上一张字条，索要十块银元和若干鸦片。他说，隔壁茶馆有五十多乡下人（私盐贩子）等我们回话；若给他们要的东西，再加三百文铜钱付茶钱，就可平安；不然立刻来毁我们的船。宋老师告诉他们不能应承：我们不做买卖，只讲道分书，一点鸦片也没有；钱也快用完了——这话是真的，就我而言，我正跟他们说下周初得回上海取供应。

那人却明说不信；宋老师只好来找我们，叫那人等我们回话。他不知我们改了计划，往反方向找我们，当然白找。

"同时船夫设法把船开走了。他们很害怕，几天前大白天见识过这些人敢做的事，不想看他们夜间做什么。于是他们把船开走，分开，一只去一处，一只去一处，好叫一只船受损，另一只可作我们的避难所。就是在这之后，我们蒙神带领遇到船夫，被领上船。宋老师再经过船原停处时，看见树丛中有十到二十人，打听船哪里去了，无人知道。幸而他们白找。

"两只船向西划了一会儿。天已晚，在那一带夜间行船不是避恶人的办法；怎么办？我们交给船夫自己定；我们觉得自己做什么，也不能强迫别人在危险地停留。我们告诉他们快作决定，因为明天是主日，我们不愿在主日行船；又告诉他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必须完成使命、传福音，所以在哪里过夜关系很小，因为若夜间不被发现，明天必被发现。他们说，不如回出发的地方；我们说，断然如此；他们就掉头。但不知有意无意，他们拐进另一条河，黑夜里划了好久不知去向，最后夜里抛锚停船。我们把船夫和本地助手都叫来，给他们读诗篇九十一篇。可以想象这段神的话多么合我们的处境和需要，多么甘甜安慰：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我们祷告把自己交托他的看顾保守——他用浓黑遮盖我们，使我们脱离强暴人的手——就安歇了；蒙那不打盹、不忘记他子民的以色列的守望者慈爱保护，我们平安安静地过了夜，在某种程度上体会了那宝贝话的真实：'你是我的藏身之处，我的盾牌。'

"1月13日，星期日——今晨约四点被膝关节剧痛痛醒。前一天碰伤，发了严重的炎症。很惊讶听见大雨倾盆，之前天气一直很好。我们离原停处很近，若不是出了事，不去镇上照常讲道就说不过去了。但雨整天大得无人能离船。我们

于是享受了好久没有的安息日；这天气无疑拦阻了许多人来找我们，若天晴，我们很可能被发现，即使不离船也一样。我们得以平安思想，惊奇感恩神恩慈的带领，他领我们到旷野地方，歇一歇。'

"1月14日——天晴。一位本地助手天不亮去取洗的衣服回来，说昨天的透雨之后，仍有人四处找我们。但我们一直蒙保守在'全能者的荫下'。船夫如今吓坏了，天一亮就开船，不肯再留。我因脚跛困在船上，只好随他们去。下午到了平望（Ping-wang）。"

上文所记诸事，显明神在外在危险中的保守看顾。在中国内地劳苦的人，还会遇到不属这一类的难处。他们的盘缠或在内地深处用尽，与通商口岸的交通或难或绝；或被抢去一切所有的，在陌生人中一贫如洗。但他们不能被夺去他的同在和帮助——金子银子是他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他的。他的应许——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需用的今生祝福都必加给——在这种境况下，与在外在福分样样充足时同样可靠。神的膀臂从未缩短，不能拯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仍是真的——虽然这或是神养活生命的常法。人心都在他掌管之下；他能软化最硬的心，用最想不到的方法帮助他的仆人。再摘1856年日记一段。那是一次从上海经杭州到宁波的

传道旅程，笔者独自一人。旅行、讲道、分书十四天之后，我们到了大镇石门湾（Shih-mun-wan）。

"8月7日——书全分完了。路上我分了二百多本新约、一千二百张单张、一千六百张传单。现在我定意取道海宁州（Hai-ning Chau），赶往宁波。

"石门湾过去没有水路，我打发了船，雇挑夫把东西挑到长安（Chang-gan），天不亮就动身。我先步行，留下仆人带挑夫随后；挑夫歇得很勤。我到石门县（Shih-mun Hian），在北门外第一家茶馆等他们。挑夫来得很慢；好一会儿才到，说很累。我发现他们吸鸦片；虽有两个人，挑的担子只走了十八里（约六英里）——壮汉惯挑五十里的——却真像累坏了。吃了饭，喝了茶，歇了一小时（无疑又抽了鸦片），他们像缓过来了；我提议动身，好在太阳太烈之前到长安。"



图二十：中国客店

"我先照常步行，路只有十二里，到了长安，等他们来；同时雇好去海宁州的挑夫。等了很久，奇怪他们耽搁；最后天太晚，当天到不了海宁了。我有点恼；若不是脚打泡、天又热，真该回去催他们。我想仆人必是去了朋友家，不到晚上不来。但晚上到了，还不见人影。

"我很不安，到处打听见过他们没有。最后一人说：'你是石门湾来的客人？'我说是。'你去海宁吗？"是。"你的东西已在你前头了；我在茶馆坐着，一个挑夫进来喝杯茶，匆忙往海宁去，说他挑的竹箱和铺盖，像你说的你的东西，是从石门湾来的，今夜要挑到海宁，按每斤十文铜钱付他工钱。'我

断定东西在我前头；但不能立刻去追，太累走不动，天又黑了。

"这光景，我只能找地方过夜。这不容易。我心里向神祈求帮助。然后走到镇那头——想着那里外国人的消息还没传开——找客店。很快找到一家，进去，盼着天黑无人盘问*。问有什么吃的，说只有冷饭（确是烧焦过头的）和油煎的蛇，别无所有。不愿惹人问我的国籍，只好点了，勉强吃，收效甚微。吃着，我对店主说：'想必今夜可住这里？'他说可以。

*笔者当时已穿中国服装。

"他拿出登记簿，说：'如今时局不定，官府要我们登记住客；请问贵姓？'我说：'敝姓戴。"贵名？"贱名约各（Yuo-koh），即詹姆斯（James）。"好怪的名字！从没听过。怎么写？'我告诉他，又加一句：'我家乡这是常见的名字。"请问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上海经杭州去宁波。"贵业？"为人治病。"哦，你是医生！'店主说；我大大松了口气，他合上了簿子。

"他妻子却接过话头：'你是医生，是吗？'她说，'那太好了，我女儿害大麻风。你若治好她，饭钱店钱全免。'我倒好奇问，若付钱，我的饭和床该多少钱；好笑地发现约合我们

钱一便士半！治不好那女孩，我谢绝开方，说大麻风是极难治的病，我又没带药。她母亲拿出纸笔，说：'至少开个方子，无害有益。'我也谢绝了，请她带我看床。

"我被带到楼下一间极破烂的房，几块板搁在两条凳上；除了一把伞和一只鞋作枕头，没有床没有枕头，也没有蚊帐。同房还有十一个住客，什么也不敢脱，怕被偷；但半夜并不觉得太暖。

"8月8日——可想而知，几乎没睡好，也没得恢复，觉得很不舒服。早饭等了好久；又为换开身上唯一的一块银元耽搁——上面有一两个戳记，被扣了三百多文铜钱，在我目前光景是严重的损失。然后我在镇上打听仆人和挑夫的消息；我想若昨夜听说他们过去不确，他们今晨或昨夜晚些必到。那镇又大又长，约二英里，我找了好久。

"没打听到，我只好动身去海宁州，又累脚又痛，顶着大太阳。那程二十五里，走了好久；半路有个村子石星（Shih-sing），歇脚喝杯茶，我都欢喜用了。要走时下起一阵大雨，又大又短；这耽搁使我能对百姓讲几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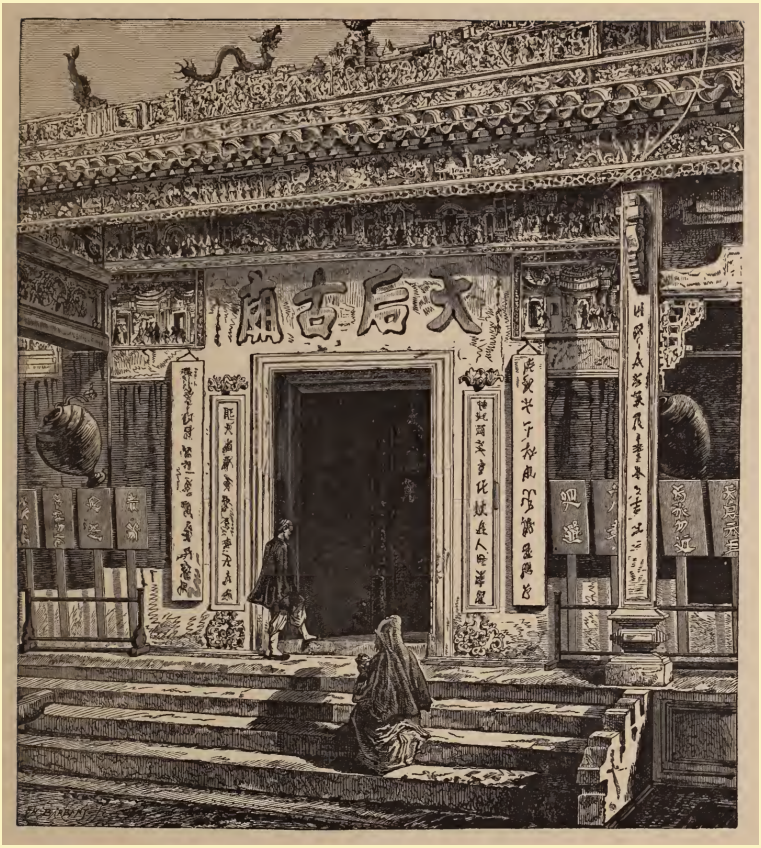
"下午很晚才到海宁州北郊，开始打听，还是没有仆人和东西的消息。听说东门外更可能打听到，因为海船在那里停；我就去那里，在小东门外找，白找。很累，坐在茶馆

歇；有几个衙门的人进来，盘问我是谁、从哪里来等等。听说我找什么，茶馆一人说：'你说的竹箱铺盖，约半小时前有人挑过这里，往大东门或南门去了；你到那里的洋行去问。'我请他陪我去找，许他酬劳，他不肯。另一人愿去，我们就同去，两门内外仔细找，白找。我又雇一人彻底找，许他重酬若找着。同时我吃了饭，向聚拢的大群人讲道。

"他白找回来，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能帮我找今夜住处吗，我必酬谢你？'他说'好'，我们就去找住处。头两处问，起初似乎愿意；但一个跟着我们的人——我看出是衙门当差的——把他们吓住了，我被拒绝。我们去第三处，不再被衙门的人跟了，答应有房；茶上了，我付了陪我的人的辛苦钱。他走后不久，衙门来了几个人；他们走了，结果告诉我不能留我。一个年轻人责备他们无情，对我说：'别在意，跟我来；若找不到更好的住处，你就睡我们家。'

"我跟他去，但他家的人不愿收我。又累脚又痛，几乎一步挪不动，我只好再找住处；好久才答应有房；但门口聚了些人，他们叫我去茶馆等，等人散了，不然住不成。没办法，我们去等到半夜过后；然后去那应许的住处，但带路的人找不到地方；他把我领到城另一头，最后半夜一两点钟，丢下我，叫我自便过夜。

"我对面是座庙，但关着；我在庙前石阶上躺下，



图二十一：中国庙宇前的石阶

把钱垫在头下作枕头；虽冷，也快睡着了，忽见一人蹑手蹑脚走来。走近看，是中国常见的乞丐之一；我断定他要

偷我的钱。我不动，看着他的动作，仰望我的父在这试炼时刻不丢弃我。

"那人走近，看了我好一会儿，确信我睡着了（天黑他看不见我眼睛盯着他），然后轻轻在我身上摸。我用极平静、但叫他确信我没睡、也没睡着过的声音说：'你要什么？'他不答，走了。

"看他走了，我很感恩；他出视线后，把放不进口袋的铜钱塞进袖子，把一块墙凸出的石头作枕头。不久开始打盹，被几乎无声的两个人走近的脚步惊醒——为我的

钱而来。我因疲乏神经极敏感，一点声音就惊醒。我再求那独作我避难所的主保护，像从前一样躺着不动，直到一人走近，伸手到我头下摸钱。我再说话——他们在我脚边坐下。我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和我一样，要在这里过夜。我请他们到对面去，那边地方大，这边留给我；他们不肯离开我的脚；我就坐起，背靠墙。他们说：'你最好躺下睡；不然明天走不动。别怕我们不走，我们看着，没人伤你。'我说：'听我说，我不要你们的保护，用不着；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拜你们那些又聋又瞎的偶像。我拜神——他是我的父——我信靠他。你们是什么人、什么意图，我清楚得很；我盯着你们，不睡觉。'

"这一下，一人走了，但不久带第三个回来。我很不安，但仰望神帮助；一两次他们起来看我睡着没有。我说：'别弄错，我没睡。'偶尔我头一点，这就是一人起来的信号；但我立刻惊醒，说句话。夜慢慢过去，我很困；为保持清醒，也为振作精神，我唱了几首诗歌，大声背了几段经文，用英文祷告——大大惹恼我的同伴，他们像愿出任何代价叫我住口。此后他们不再扰我，天快亮时走了，我睡了一小会儿。

"8月9日——被前一晚领我兜圈子的年轻人吵醒，起床。他很粗鲁，坚持要我起来付他辛苦钱，昨夜的；甚至动手要抢。这一下把我激醒，一时不慎；我带着很不当的情绪，一把抓住他胳膊，力气大出他意外，敢他再动我一指、再扰我。这一下改了他的态度；他让我安静留到城门开炮，然后求我至少给他几个钱买鸦片。不用说，被拒绝。我给了他昨夜陪我烧的两根蜡烛钱，不多。我知道他是衙门连着的人。

"能动身就买了稀饭和茶作早饭，又亲自去找东西。几小时白找，我动身回去；走了好长、又累又痛的路，中午到了长安。在这里打听也找不到失物的踪迹；我在茶馆吃了饭，好好洗了脸，洗了发炎的脚，吃完饭歇着睡到下午四点。精神大振，我动身去石门县。路上不禁思想神的美善；想起昨夜竟一次也没为住处祷告求供应。我也自责，为几件东西那

样焦虑，周围宝贵的灵魂却少有感动。我是个罪人来到他面前，恳求耶稣的血；觉得在基督里蒙悦纳——得赦免、得洁净、成圣洁。哦！耶稣的爱，我觉得何等大！我比从前更知道被藐视被弃绝、无枕首之处是什么滋味；比从前更觉得那爱的大，那爱使他离开宝座，为我这样受苦——竟为我舍命。我想他被世人藐视弃绝，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有时无枕首之处。我想他在雅各井旁，疲乏、饥饿、干渴，却以遵行父的旨意为饮食；拿这对照我爱的小。我求他赦免过去，赐恩赐力遵行他未来的旨意，

更紧地跟他的脚踪，比从前更完全属他。我为自己祷告，为英国的朋友祷告，为圣工中的弟兄祷告。喜乐与忧伤交织的甘甜眼泪不住地流，路几乎忘了；不知不觉，到了石门县南门外。我喝杯茶，打听丢失的行李，讲耶稣的爱。然后进城，多方打听白费，从北门出城。

"我因路上与主的交通，心身都得了恢复，觉得自己能走到石门湾过夜。我先到另一家茶馆买了些饼等，正吃着，谁进来？正是第一程挑我东西的挑夫之一。从他口中知道，我离开他们后，他们把行李挑到南门；仆人出去，回来，说我已先走，不打算立刻走，要在朋友家住一天，然后赶上我。他们把东西挑到朋友家留下。我叫他带我去那家；知道他在

那里住了一天一夜，次晨雇挑夫往杭州去了。我只打听到这些；除了赶快去上海，别无他法；我又出城，但天太晚走不成了。我仰望我的父，他能供应我一切需用；又得他不住看顾慈爱的记号，被请到河床上一只干了的大船（hong-boat）上过夜。夜又很冷，蚊子又多；仍睡了一小会儿，日出起来，继续赶路。

"8月10日——起初觉得病得很，喉咙痛；但思想神奇妙的美善，使我经得起白天的热、夜晚的冷这么久；走着走着大汗淋漓，就缓过来了。也觉得心上一块大石挪开。我把自己和我的事交托主；知道若对我有益、荣耀他，东西必归还；不然，万事都于我有益。我盼着旅程最难的部分快过去了，这帮助我这疲乏脚痛的人赶路。到了石门湾，吃了早饭，发现手头还有810文铜钱；我知道到嘉兴府（Kia-hing Fu）的信船钱120文，再到上海360文，还剩330文作三四天口粮。我立刻去船行；但失望地发现河水太浅，货下不来，今天没有船开，也许明天也没有。问有没有去嘉兴府的信船，说已经走了。我唯一的办法，是看有没有私家船顺路可搭。白找；也找不到一只直去上海的船——不然难处就完了。但在运河拐弯处，我看见前面一只信船往嘉兴府方向去。我想，这必是被什么耽搁的嘉兴府信船之一；我尽希望和急需之力追去。那一刻，疲劳和脚痛都忘了。追了一里赶

上了。'你们去嘉兴府吗？'我喊。'不。"往那方向去吗？"不。"你们往那方向去多远，能带我一程吗？"不。'完全灰心疲乏，我倒在草地上，晕过去了。

*约20文铜钱合一便士。

"醒来时，听见有人说话，谈论我。一人说：'他讲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听他们的口音，知道是上海人。我举起伞，看见运河对岸一只大船上；说了几句，他们派小船来接我，我上了那只戎克船。他们很仁慈，给我茶；我稍得恢复，吃了点东西。我脱了鞋袜松松脚，船夫好心烧热水给我洗脚。听了我的遭遇，看见我脚上的泡，他们显然怜悯我，逢船过就喊，看有没有顺路的。没有；过了一会儿，睡了几小时，我和船长上岸，打算去关帝庙讲道。

"离船前，我告诉船长和船上的人，我如今无力自助。我没有力气走到嘉兴府；今天搭船失望，剩下的钱不够坐信船去（贵的　travel　法）。我不知道我所侍奉的神将如何帮助我，但我确信他必帮助；我如今的本分是在他所在之处服侍他。我又告诉他们，我知道必来的解救，该是他们看见我和在上海的其他宣教士所传宗教是真的证据。

"去镇上的路上，船长和我正谈话，看见一只信船上来。船长指给我看；我提醒他我已没钱坐信船。他还是喊了；知

道那船去离上海约九英里的地方，船夫一人会上岸把邮件送到上海。他就说：'这位先生是从上海来的外国人，被抢了，已没有回去的盘缠。你们若带他到你们去的地方，再雇顶轿子送他走完剩下的路，他到上海付你们钱。你们看我的船为缺水搁在那里，走不了。现在我作保；这位先生到上海不付你们钱，我回来付。'这位中国人——素不相识——这样不求回报的好意，凡知道中国人一般最不肯舍钱的人，都觉得更不寻常。

"信船上的人同意了，我作乘客上船。哦！我何等感恩这神护理的干预，又能上路去上海了。这些信船里面很小，又长又窄；行船时得一直躺着，一点小东西就翻船。这于我不成妨碍，反倒欢喜躺下。它们是我见过最快的中国船。每只两人，轮班，日夜不停；用脚摇橹，用手划桨；若顺风，用脚摇橹，一手管小帆，一手掌舵。一路愉快飞快，8月9日平安到上海，蒙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主帮助。"

*按：日记日期原文如此（8月10日条末记"8月9日平安到上海"，原文日期前后小有出入，照录）。

还有许多别的事可讲，都证明在无寻常方法时，神能也肯在难处中帮助他的仆人。只要有忠心的工人，忠于神，就

不用怕神不忠于他们。他必在他们面前敞开门，看他们比他所养所装扮的麻雀和百合花更贵重。他必在危险中、在难处中、在困惑中与他们同在；他们虽全然软弱，他必在他们里面大大动工。他们把粮食撒在水面，他的道必不徒然返回，必成就他所喜悦的，必在他所差的事上亨通。

十九年前，我们举了上文神在危难缺乏中直接干预的实例，来保证我们的期望：神必预备工人和费用，把他祝福的福音带进本部未得福音的每一省和中国鞑靼（Chinese Tartary）。我们在过去的以便以谢上建造我们的耶和华以勒。"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这十九年的经历丰丰富富地表明，把期望建在永生神的应许上是何等稳妥。

先说工人本身。正如福音之初，需要保罗、亚波罗、路加，也需要那些明显"没有学问的小民"、人却"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如今也是。主能圣别使用他所赐的每种恩赐；他也能，常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出来的人，有的长于语言，有的更深认识神的道、基督徒经历更成熟；但我们信，每一位都被造就合用，作主所定他或她站的岗位。所以我们预期仍是如此。我们已表明，中国许多口语易学，百姓多半不识字；既如此，显然中等才能、学问有限的人并不被排除在圣

工之外；凡自觉蒙召的，我们最乐意与之通信。同时，最高的天才放在神坛上也有充分用武之地；更有迫切的呼召，需要满有爱神之心的人，他们较高的教育使他们能进入别人不能进入的有用岗位。工场如此广大，各类工人的需要如此大，"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至于自觉蒙召作这工的人，我们蒙引导采用的计划——神的祝福明显在其上——过去是、现在仍是这样：通信了解之后，寻求见面，尽一切谨慎查明他们是否蒙召、是否合用。为更透彻认识他们，请他们长短不一地与我们同住。笔者和其他基督徒朋友满意了一位又一位合于中国圣工，就求主开路，预备置装和路费的费用；他应允了祷告。靠神的帮助，我们定意仍按同一计划作工；凡我们不亲自认识、或主持我们国内事工的人不认识的，一概不帮助出去。

我们的工是传福音的、不分宗派的：我们要为基督赢得灵魂，不传某种教会政体的特殊看法。主给我们的帮手，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多数、若非全部主要的宗派。

为工作方便，我们在伦敦郡银行（London and County Bank）开了户。为此必须定一个固定的名字；采用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之名，认为最合适，因

我们最大的心愿和目标，是把十字架的旗帜插进本部十一省先前未占的省份和中国鞑靼。这盼望实现到何种程度，从下文可略知一二。但在此指出：既必须有一个基地向外分支，我们在浙江省已有这样的基地；采用"中国内地会"之名，并不是要放弃那里的工。相反，我们盼望看见那工比从前更有祝福地进行；在这事上，我们的期望也没有失望，因为等候神的必不羞愧。



图二十二：天坛，北京

附录：1884年在华新教宣教士名录

本名录主要依据《上海传教士记录报》（The Shanghai Missionary Recorder）发表的一份名录。各差会按本书第40、41页总览表的次序排列，即按各差会或宗派开始在华工作的先后为序。男宣教士姓名用小型大写字母；医生宣教士用较粗字体；按立的医生宣教士用较粗的大写字母。女宣教士用斜体；女医生用斜体大写字母。未婚男士以星号（*）标明。

译者注：以下人名均为音译，英文原名附后以备查考。*为未婚男士；（医生）为医生宣教士；"不在华"（Absent）指当时不在中国；†总部：湖北樊城；‡总部：湖北沙市。

英国差会（ENGLISH SOCIETIES）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08）

北京：欧文（Owen，G. S.）·1866；吉尔摩（Gilmour, J.）·1870；米奇（Meech， S. E.）·1871；里斯（Rees）·1883；杜金（Dudgeon, J.）·1863（医生）。

天津：李斯（Lees， J.）·1861；金（King， A.）＊·1880；麦肯齐（Mackenzie, J. K.）·1875（医生）。

汉口：杨格非（John， Griffith）·1855；欧文（Owen, W.）＊·1879；邦西（Bonsey， A.）＊·1882；吉利森（Gillison, Dr. T.）＊·1882（医生）。

上海：慕维廉（Muirhead， W.）＊·1847；斯通豪斯（Stonehouse, J.）＊·1882。

厦门：麦高恩（Macgowan， J.）·1860；萨德勒（Sadler， J.）·1866；巴德（Budd， C.）＊·1876；邦德（Bond）·1883；帕尔默（Palmer， W. S.）＊·1862（医生）。

香港：查默斯（Chalmers， J.）·1852；罗小姐（Rowe, Miss）·1876；霍普小姐（Hope, Miss）·1882。

广州：皮尔斯（Pearce, T. W.）·1879；艾希勒（Eichler, E. R.）＊·1881。

不在华：布赖森（Bryson, T.）·1866；埃奇（Edge, C.）·1874；莫比（Mawbey, W.）·1879（医生）。

圣经公会（Bible Societies, 1843）

不列颠与外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上海：戴尔（Dyer, S.）·1878；奥尔森（Olssen, A.）·1882；默里（Murray, D.）＊·1883；哈蒙（Harmon, F.）＊·1883；阿普克罗夫特（Upcroft, W.）＊·1883；沃利（Walley, J.）＊·1883。

芝罘：布朗（Brown, F.）＊·1883。

厦门：佩顿（Paton, T.）·1882。

香港：莱因哈特（Reinhardt, J.）＊·1883。

不在华：莫尔曼（Mollman, J.）＊·1865。

苏格兰圣经公会（Scottish National Bible Society）——

北京：默里（Murray, W. H.）·1871。

汉口：阿奇博尔德（Archibald, J.）·1877。

重庆：威尔逊（Wilson, John）＊·1878。

不在华：伯内特（Burnett, R.）·1878。

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s, 1844）

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上海：慕尔（Moule, A. E.）·1861；兰宁（Lanning, G.）·1875；霍尔（Hoare, J. C.）＊·1874；罗素太太（Russell, Mrs.）·1848；劳伦斯小姐（Laurence, Miss）·1870。

宁波：贝茨（Bates, J.）·1867。

杭州：慕良（Moule, G. E.）·1858（华中主教）；埃尔温（Elwin, A.）·1870；梅因（Main, D.）·1882（医生）。

绍兴：瓦伦丁（Valentine, J. D.）·1864；富勒（Fuller, A. R.）·1882；霍斯伯格（Horsburgh, J.）·1883。

福州：伍尔夫（Wolfe, J. R.）·1862；斯图尔特（Stewart, R. W.）·1876；劳埃德（Lloyd, L.）·1876；班尼斯特（Banister, W.）·1881；肖（Shaw, C.）＊·1882；马

丁（Martin, J. R.）·1882；范·泰勒（Taylor, Van S.）·1878（医生）；高尔迪小姐（Goldie, Miss）·1882。

香港：伯登（Burdon, J. S.）·1853（华南主教）；奥斯特（Ost, J. B.）·1880。

广州：格伦迪（Grundy, J.）·1878。

不在华：塞奇威克（Sedgwick, J. H.）＊·1874；尚恩（Shann, R.）·1879；纳什（Nash, C. B.）＊·1881；格林伍德（Greenwood, M.）＊·1874；科夫（Corfe, C. J.）＊·1881；希尔兹利（Hildesley, W.）＊·1881；文森特（Vincent, J. R.）＊·1881。

福音传播会（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北京：布雷尔顿（Brereton, W.）·1875。

芝罘：斯科特（Scott, C. P.）＊·1874（华北主教）。

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s, 1848）

英国长老会——

厦门：斯旺森（Swanson, W. S.）·1860；麦格雷戈（McGregor, W.）·1864；汤普森（Thompson, H.）

·1877；沃森（Watson， J.）·1880；格兰特（Grant， D.）·1880（医生）；麦克利什（Macleish， A. L.）·1881（医生）；麦克拉根小姐（Maclagan, Miss）·1883。

台湾：坎贝尔（Campbell， W.）·1871；陶（Thow, W.）＊·1881；汤普森（Thompson, W. R.）·1883；安德森（Anderson， P.）·1880（医生）；里奇太太（Ritchie, Mrs.）·1867；默里小姐（Murray, Miss）·1880。

汕头：史密斯（Smith， G.）＊·1857；麦肯齐（Mackenzie， H. L.）·1860；达弗斯（Duffus， W.）·1869；麦基弗（McIver, D.）＊·1879；佩顿（Paton, W.）·1881；莱尔（Lyall, A.）·1879（医生）；里德尔（Riddell, W.）·1881（医生）；里基茨小姐（Ricketts， Miss）·1878。

不在华：戈登（Gordon, R.）·1872；巴克利（Barclay, T.）·1874；吉布森（Gibson， J. C.）·1874；史密斯（Smith, D.）·1875。

爱尔兰长老会——

牛庄：卡森（Carson， J.）·1874；亨特（Hunter， J.）·1869（医生）。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Scotch U.P.）——

芝罘：韦斯特沃特（Westwater, A.）·1882；韦斯特沃特（Westwater, A. McD.）·1881（医生）。

牛庄：罗斯（Ross, John）·1872；韦伯斯特（Webster, J.）·1882；克里斯蒂（Christie）·1882（医生）。

不在华：威廉姆森（Williamson, A.）·1855；麦金太尔（MacIntyre, M.）·1872。

加拿大长老会——

淡水：马偕（Mackay, G.）·1871；贾米森（Jamieson, R.）·1884。

苏格兰国教会（Scotch Established）——

宜昌：科克伯恩（Cockburn, G.）·1878；道斯利（Dowsley, A.）·1880。

不在华：伍德（Wood, P.）·1878。

卫理公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s, 1851）

卫斯理会——

武昌：李提摩太（Hill, David）＊·1865；汤姆林森（Tomlinson, W. S.）·1875。

汉口：斯卡伯勒（Scarborough，W.）＊·1865；米切尔（Mitchell, C. W.）＊·1873。

汉阳：南丁格尔（Nightingale，A.）·1874；诺斯（North, T. E.）＊·1880。

武穴：布拉姆菲特（Bramfitt, T.）·1875。

佛山：文永（Wenyon, C.）·1880（医生）。

广州：伯恩（Bone，C.）＊·1880；马里斯（Marris, G.）＊·1880。

其他（Various）

新联合会（New Connexion）——

天津：因诺森特（Innocent，J.）·1860；坎德林（Candlin, G. T.）·1878。

武定：罗宾逊（Robinson，J.）·1877；海因兹（Hinds, J.）·1879；斯坦豪斯（Stenhouse, D.）·1878（医生）。

自由教会（Free Church）——

宁波：加尔平（Galpin，F.）·1868；斯沃洛（Swallow, R.）·1874；克罗夫特小姐（Croft, Miss）·1881。

杭州：苏慧廉（Soothill, W. E.）·1882。

韶关：塞尔比（Selby, T. G.）＊·1868；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 G.）·1878。

不在华：帕克斯（Parkes, H.）·1864；布鲁尔（Brewer, J. W.）·1872；马斯特斯（Masters, F. J.）·1874；福特姆（Fordham, J. S.）·1878。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太原：皮戈特（Pigott, T. W.）·1879；兰曼（Langman, A.）＊·1884；金（King, T.）＊·1884；基（Key, W.）＊·1884；爱德华兹（Edwards, E. H.）＊·1882（医生）；霍恩小姐（Horne, Miss）·1876；兰开斯特小姐（Lancaster, Miss）·1880。

平阳：德雷克（Drake, S. B.）·1878；伦德尔（Rendall, George）·1883；金斯伯里小姐（Kingsbury, Miss）·1880。

芝罘：鲍勒（Baller, F. W.）·1873；道思韦特（Douthwaite, A.）·1874；埃利斯顿（Elliston, W. L.）·1878；普鲁恩（Pruen, W. L.）＊·1880（医生）；沙兰太太（Sharland, Mrs.）·1880；普鲁恩太太（Pruen, Mrs.）

·1882；切尼太太（Cheney, Mrs.）·1883；惠特彻奇小姐（Whitchurch, Miss）·1883。

扬州：帕罗特（Parrott, A. G.）·1878；斯特曼（Sturman, J. H.）＊·1883；伯内特（Burnett, W. E.）＊·1883。

上海：贾德（Judd, C. H.）·1868；达尔齐尔（Dalziel, J.）·1878；锡德小姐（Seed, Miss）·1883；明钦小姐（Minchin, Miss）·1883；福尔斯小姐（Fowles, Miss）·1883。

绍兴：米道斯（Meadows, J.）·1862；默里小姐（Murray, Miss）·1876。

奉化：威廉姆森（Williamson, J.）·1866。

台州：拉德兰（Rudland, W. D.）·1866。

温州：斯托特（Stott, George）·1866；杰克逊（Jackson, J. A.）＊·1866；惠勒（Whiller, A.）·1878。

衢州：兰德尔（Randle, H.）·1876；博伊德小姐（Boyd, Miss）·1878；卡彭特小姐（Carpenter, Miss S.）·1883；卡彭特小姐（Carpenter, Miss M.）·1883。

安庆：托马林（Tomalin，E.）·1879；库珀（Cooper，W.）＊·1881；伍德（Wood，F. M.）＊·1883；休斯小姐（Hughes，Miss）·1876；埃文斯小姐（Evans，Miss Mary）·1883；威廉姆斯小姐（Williams，Miss L. C.）·1883；马尔帕斯小姐（Malpas, Miss）·1883。

大姑塘：卡德韦尔（Cardwell, J. E.）·1868。

武昌：库尔特哈德（Coulthard，J. J.）＊·1879；泰勒（Taylor, H. H.）＊·1881；迪克（Dick, H.）＊·1883。

河南†：桑布鲁克（Sambrook, A. W.）＊·1879。

汉中：伊斯顿（Easton，G. F.）·1875；皮尔斯（Pearse，E.）·1876；威尔逊小姐（Wilson，Miss）·1876；古德曼小姐（Goodman，Miss）·1883；缪尔小姐（Muir，Miss）·1883；布莱克小姐（Black，Miss J.）·1883；布莱克小姐（Black，Miss H.）·1883；布莱克小姐（Black, Miss E.）·1883。

西安：金（King，George）＊·1875；威尔逊（Wilson，Wm.）＊·1882（医生）。

秦州：帕克（Parker，George）·1876；亨特（Hunt，H. W.）·1879；琼斯小姐（Jones, Miss H.）·1881。

重庆：尼科尔（Nicoll, G.）·1875；福塞特小姐（Fausset, Miss）·1878。

成都：赖利（Riley, J. H.）·1878；克拉克（Clarke, Sam. R.）＊·1878；汤普森（Thompson, D.）＊·1881；斯特劳德小姐（Stroud, Miss）·1882；道曼小姐（Dowman, Miss）·1883；巴特兰小姐（Butland, Miss）·1883。

贵阳：布朗顿（Broumton, J. F.）·1875；温莎（Windsor, Thos.）＊·1884；休斯登（Hughesden, E.）＊·1884。

云南府：伊森（Eason, A. E.）·1881。

大理府：克拉克（Clarke, Geo. W.）＊·1875；安德鲁（Andrew, Geo.）·1881；史蒂文斯（Stevens, F. A.）＊·1883；史蒂文森（Stevenson, O.）＊·1883。

湖南‡：多沃德（Dorward, A. C.）＊·1878。

八莫：索尔陶（Soltau, H.）·1875。

不在华：戴德生（Taylor, J. Hudson）·1854；史蒂文森（Stevenson, J. W.）·1866；麦卡锡（McCarthy, J.）·1868；卡梅伦（Cameron, J.）＊·1875；兰代尔（Landale, R. J.）＊·1876；摩尔（Moore, C. G.）·1878；特伦奇

（Trench, F.）＊·1878；特纳小姐（Turner, Miss）·1872；克尔小姐（Kerr, Miss）·1880。

浸礼会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太原：李提摩太（Richard, T.）·1869；索尔比（Sowerby, A.）·1881。

青州：基茨（Kitts, J. T.）·1879；怀特赖特（Whitewright, J. S.）·1881；詹姆斯（James, F.）·1876。

不在华：琼斯（Jones, A. G.）·1877；特纳（Turner, J. J.）·1876。

女子教育会（Female Education Society）

宁波：史密斯小姐（Smith, Miss）·1880。

香港：约翰斯通小姐（Johnstone, Miss）·1874。

独立宣教士（Unconnected）

汉口：福斯特（Foster, A.）·1871。

香港：花之安（Faber, E.）·1865。

海南：耶雷米亚森（Jeremiassen, C.）·1882。

芝罘：唐宁小姐（Downing, Miss）·1866。

太原：肯普小姐（Kemp, Miss S. F.）·1882。

美国差会（AMERICAN SOCIETIES）

公理会（Congregational, 1830）

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 Board C.F.M.）——

张家口：威廉姆斯（Williams, M.）·1866；斯普拉格（Sprague, W. P.）·1874；罗伯茨（Roberts, J. H.）·1877；查平（Chapin, F. M.）·1880；默多克小姐（Murdoch, Miss）·1881（医生）；戴门特小姐（Diament, Miss）·1870；加勒森小姐（Garretson, Miss）·1880。

北京：布洛杰特（Blodget, H.）·1854；阿门特（Ament, W. S.）·1877；诺布尔（Noble, W. C.）·1878；查平小姐（Chapin, Miss）·1874；黑文小姐（Haven, Miss）·1879。

通州：古德里奇（Goodrich, C.）·1865；谢卫楼（Sheffield, D. Z.）·1869；霍尔布鲁克小姐（Holbrook, Miss）·1881（医生）；安德鲁斯小姐（Andrews, Miss）·1868。

天津：斯坦利（Stanley, C. A.）·1862；珀金斯（Perkins, H. P.）·1881。

太原：史汀生（Stimson, M. L.）·1881；凯迪（Cady, C. M.）＊·1882；阿特伍德（Atwood, I. J.）·1882；滕尼（Tenny, C. D.）·1882；普赖斯（Price, J.）·1883。

保定：皮尔森（Pierson, I.）＊·1870；派克（Peck, A. P.）·1880（医生）；皮尔森小姐（Pierson, Miss）·1877；黑尔小姐（Hale, Miss）·1883。

庞家（P'ang-chia）：史密斯（Smith, A. H.）·1872；波特（Porter, H. D.）·1872（医生）；波特小姐（Porter, Miss）·1868。

福州：鲍德温（Baldwin, C.）·1848；哈特韦尔（Hartwell, C.）＊·1853；牛顿小姐（Newton, Miss）·1878；哈特韦尔小姐（Hartwell, Miss）·1884。

邵武：沃克（Walker, J. E.）·1874。

香港：黑格（Hager, C. R.）·1883。

不在华：伍丁（Woodin, S. F.）·1860；查平（Chapin, L. D.）·1863；惠特尼（Whitney, H. T.）·1877（医生）；珍妮·埃文斯小姐（Evans, Miss Jennie）·1872。

浸礼会（Baptist, 1834）

美国浸礼会传道联会（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宁波：洛德（Lord, E. C.）＊·1848；戈达德（Goddard, J. R.）·1868；梅森（Mason, G. L.）·1880；巴切特（Barchet, S. P.）·1868（医生）；莱特富特小姐（Lightfoot, Miss）·1879；因文小姐（Inveen, Miss）·1879。

绍兴：詹金斯（Jenkins, H.）·1860。

金华：亚当斯（Adams, J.）·1875。

汕头：阿什莫尔（Ashmore, W.）·1851；帕特里奇（Partridge, S. B.）＊·1868；麦基本（McKibben, W. K.）·1875；小阿什莫尔（Ashmore, W., Jun.）·1880；丹尼尔斯小姐（Daniels, Miss）·1878（医生）；汤普森小姐（Thompson, Miss）·1876；诺伍德小姐（Norwood, Miss）·1877。

不在华：菲尔德小姐（Fielde, Miss）·1866。

南部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

登州：克劳福德（Crawford, T. P.）·1852；霍尔科姆（Holcomb, N. W.）＊·1881；普鲁伊特（Pruitt, C. W.）·1882；穆恩小姐（Moon, Miss）·1878；罗伯茨小姐（Roberts, Miss）·1884。

上海：耶茨（Yates, M. T.）·1847。

镇江：亨尼克斯（Hunnex, W. J.）·1882。

广州：西蒙斯（Simmons, E. Z.）·1871；格雷夫斯（Graves, R. H.）·1856（医生）；斯坦因小姐（Stein, Miss）·1880；扬小姐（Young, Miss）·1884。

不在华：霍姆斯太太（Holmes, Mrs.）·1859；怀尔登小姐（Whilden, Miss）·1872。

安息日浸礼会（Seventh Day Baptist）——

上海：戴维斯（Davis, D. H.）·1879；斯温尼小姐（Swinney, Miss）·1883（医生）。

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 1835）

美国圣公会差会（Prot. Episc. Mission）——

上海：汤姆森（Thomson, E. H.）·1859；布恩（Boone, W. J.）·1869；塞尔斯（Sayres, W. S.）·1878；阿

普尔顿（Appleton, G. H.）·1883；布恩（Boone, H. W.）·1880（医生）；布鲁斯小姐（Bruce, Miss）·1882；劳森小姐（Lawson, Miss）·1883；斯潘塞小姐（Spencer, Miss）·1883；耶茨小姐（Yates, Miss E. U.）·1880；富埃尔太太（Fewell, Mrs.）·1883。

武昌：格雷夫斯（Graves, F. R.）·1881；索尔比（Sowerby, H.）·1882；洛克（Lock, A. F.）·1883；迪斯（Deas, W. A.）＊·1881（医生）；塞尔斯太太（Sayres, Mrs.）·1883。

天津：沃克（Walker, W. F.）·1870；皮尔彻（Pilcher, L. W.）·1873；霍华德小姐（Howard, Miss）·1877（医生）；埃克斯小姐（Akers, Miss）·1882（医生）。

重庆：惠勒（Wheeler, L. N.）·1866；刘易斯（Lewis, S.）·1881；克鲁斯（Crews）·1883（医生）；惠勒小姐（Wheeler, Miss）·1881。

九江：哈特（Hart, V. C.）·1866；海克斯（Hykes, J. R.）·1873；库普弗（Kupfer, C. F.）·1882；沃利（Worley, H.）·1882。

芜湖：伍德尔（Woodall, G. W.）·1882。

镇江：塔夫特（Taft, M. L.）·1880；沃利（Worley, T. H.）·1882；朗登（Longden, R.）·1883。

福州：奥林格（Ohlinger, F.）·1870；普拉姆（Plumb, N. J.）·1870；斯迈思（Smyth, G. B.）·1882；威尔科克斯（Wilcox, M. C.）＊·1882；特拉斯克小姐（Trask, Miss）·1874（医生）。

不在华：鲍德温（Baldwin, S.）·1859；赛茨（Sites, N.）·1861；钱德勒（Chandler, D. W.）·1874；威利茨（Willits, O. W.）·1880；斯帕尔小姐（Sparr, Miss）·1878（医生）。

卫理公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s, 1847）

北部卫理公会（Meth. Episc. North）——

北京：戴维斯（Davis, G. R.）·1870；派克（Pyke, J. H.）·1873；劳里（Lowry, H. H.）·1876；甘格尔（Gamewell, F. D.）·1881；霍巴特（Hobart, W. T.）·1882；库什曼小姐（Cushman, Miss）·1878；西尔斯小姐（Sears, Miss）·1880。

南部卫理公会（Meth. Episc. South）——

上海：兰布斯（Lambuth, J.W.）·1855；林乐知（Allen, Y. J.）·1860；罗亚尔（Royall, W. W.）·1880；勒尔（Loehr, G. R.）＊·1880；艾伦小姐（Allen, Miss M.）·1878；缪斯小姐（Muse, Miss）·1882。

苏州：潘慎文（Parker, A. P.）·1875；里德（Reid, C. F.）·1879；安德森（Anderson, D. L.）·1882；兰布斯（Lambuth, W.R.）·1878（医生）；帕克（Park, W. H.）＊·1882（医生）。

南翔：明格尔多夫（Mingledorf, O. G.）·1882；兰金小姐（Rankin, Miss L.）·1878；兰金小姐（Rankin, Miss D.）·1879。

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s, 1838）

北部——

北京：惠里（Wherry, J.）·1864；麦科伊（McCoy, D. C.）·1869；怀廷（Whiting, J. L.）·1869；劳里（Lowrie, J. W.）＊·1883；阿特伯里（Atterbury, B. C.）＊·1879（医生）；斯特朗小姐（Strong, Miss）·1882；劳里小姐（Lowrie, Miss）·1883。

济南：默里（Murray, J.）·1876；亨特（Hunter, S. A.D.）·1877（医生）。

登州：米尔斯（Mills, C. R.）＊·1859；狄考文（Mateer, C. W.）·1863；海斯（Hayes, W. M.）·1881；尼尔（Neal, J. B.）·1883（医生）；肖太太（Shaw, Mrs.）·1874。

潍县：马特尔（Mateer, R.）·1881；劳克林（Laughlin, J. H.）·1881；马修森（Matthewson, J.H.）＊·1883（医生）。

芝罘：倪维思（Nevius, J. L.）·1854；柯贝特（Corbett, H.）·1863；莱延贝格尔（Leyenberger, J.）·1866；里德（Reid, G.）＊·1882；贝里小姐（Berry, Miss）·1883。

南京：利曼（Leaman, C.）·1874；阿贝（Abbey, R. E.）·1882；查平（Chapin, O. H.）·1882；艾伦（Allen, H. N.）·1882（医生）。

苏州：菲奇（Fitch, G. F.）·1870；海斯（Hayes, J. N.）·1882。

上海：霍尔特（Holt, W. S.）·1873；史密斯（Smith, J. N. B.）＊·1881。

宁波：巴特勒（Butler, J.）·1868；麦基（McKee, W. J.）·1879；沃纳小姐（Warner, Miss）·1878。

杭州：贾德森（Judson, J. H.）·1879；米尔斯（Mills, F. V.）·1883。

广州：哈珀（Happer, A.）·1844；诺伊斯（Noyes, H. V.）·1866；富尔顿（Fulton, A. A.）·1880；怀特（White, W. J.）·1880；嘉约翰（Kerr, J. G.）·1854（医生）；汤姆森（Thomson, J.）·1881（医生）；奈尔斯小姐（Niles, Miss）·1882（医生）；诺伊斯小姐（Noyes, Miss H.）·1868；哈珀小姐（Happer, Miss M.）·1879；哈珀小姐（Happer, Miss A.）·1880；巴特勒小姐（Butler, Miss）·1881。

不在华：法纳姆（Farnham, J.）·1860；亨利（Henry, B. C.）·1873；史密斯（Smith, H. R.）·1881（医生）；凯尔西小姐（Kelsey, Miss）·1878（医生）；道小姐（Douw, Miss）·1869；诺伊斯小姐（Noyes, Miss M.）·1873；安德森小姐（Anderson, Miss）·1878。

南部——

杭州：斯图尔特（Stuart, J. L.）·1868；赛登斯特里克（Sydenstricker, A.）·1880；约翰逊（Johnson, J. F.）＊

·1883；伦道夫太太（Randolph，Mrs.）·1872；柯克兰小姐（Kirkland, Miss）·1875。

苏州：杜波斯（Du Bose，H. C.）·1872；戴维斯（Davis，J. W.）·1873；斯塔福德小姐（Stafford，Miss）·1873。

镇江：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 S. J.）＊·1882；伍兹（Woods, H. M.）·1884。

不在华：佩因特（Painter, G. W.）＊·1878。

荷兰归正会（Reformed Dutch）

厦门：打马字（Talmage，J.）·1847；拉帕尔杰（Rapalje，D.）·1859；基普（Kip，L. W.）·1861；范戴克（Vandyke，A. S.）·1884；塔尔梅奇小姐（Talmage，Miss M.）·1873；塔尔梅奇小姐（Talmage, Miss C.）·1883。

其他（Various）

妇女联合差会（Women's Union Mission）——

上海：赖夫斯奈德小姐（Reifsnyder，Miss）·1883（医生）；伯内特小姐（Burnett，Miss）·1875；普鲁因太太（Pruyn, Mrs.）·1883。

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

上海：古利克（Gulick, L. H.）·1876；威尔斯（Wills, W. A.）·1876；韦尔（Ware, J.）·1881。

镇江：科普（Copp, A.）·1878；普罗瑟罗（Protheroe, T.）＊·1881。

北京：巴格纳尔（Bagnall, B.）＊·1871。

香港：泰勒（Taylor, J.）＊·1883。

福州：阿米诺夫（Aminoff, J.）＊·1884。

欧陆差会（CONTINENTAL MISSIONS）

巴色会（Basle Mission）

香港：勒希勒（Lechler, R.）·1847；罗伊施（Reusch, G.）·1872。

昌乐（Chong-lok）：本德（Bender, H.）·1862；齐格勒（Ziegler, H.）·1871；谢布勒（Schaible, D.）·1877。

新安（Sin-on）：莫根罗特（Morgenroth, G.）·1877。

卡默勒（Kammerer, P.）·1877；舒尔策（Schulze, O.）＊·1881。

李朗（Li-long）：皮通（Piton, C. P.）·1864；勒歇尔（Loercher, J. G.）·1865；绍布（Schaub, M.）·1874。

云安（Yun-on）：奥特（Ott, R.）·1878；莱昂哈特（Leonhardt, J.）＊·1881。

不在华：高斯曼（Gaussmann, G.）·1869。

柏林差会（Berlin Mission）

广州：胡布里格（Hubrig, F.）·1866；滕奇（Tentsch, F.）·1882；莱因哈特（Reinhardt, C.）·1882；莱曼（Lehmann, T.）·1883；苏斯小姐（Süss, Miss）·1862；布兰特小姐（Brandt, Miss）·1864；施罗德小姐（Schroeder, Miss）·1873；施内贝利小姐（Schnaebeli, Miss）·1883。

柏林育婴堂（Berlin Foundling Hospital）

香港：哈特曼（Hartman, F.）·1883。

莱茵差会（Rhenish Mission）

广州：迪特里希（Dietrich, W.）·1877；格里亚尔（Geriahr, J.）·1883。

中国内地会（原书第92页）

办事处：伦敦N区，米尔德梅，派布里奇路2、4、6号（2, 4, and 6, Pyrland Road, Mildmay, London, N.）。

董事：戴德生（J. Hudson Taylor），派布里奇路6号；西奥多·霍华德（Theodore Howard），肯特郡贝克利韦斯特兰。

约翰·查利斯（John Challice），名誉司库。理查德·哈里斯·希尔（Richard Harris Hill），名誉干事。

本杰明·布鲁姆霍尔（B. Broomhall），干事。

银行：伦敦郡银行（London and County Bank），伦敦，隆巴德街。

名誉审计：西奥多·琼斯（Theodore Jones），希尔公司（Hill & Co.），伦敦E.C.区，芬斯伯里剧院（Finsbury Circus）。

所有捐款请寄：伦敦N区，派布里奇路6号，名誉干事理查德·哈里斯·希尔收。邮局汇票请在邮政总局兑付。捐款人若

说明当如何称呼（太太、小姐、牧师、先生或阁下），将不胜感激。

中国内地会成立于1865年，因中国的属灵需要极大，而为未得福音的千万人所作的工实在太少。约十年后，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谈及此事说：

"成立时有一点难处。我非常盼望，我们所作的，一刻也不显出与任何较老的差会的工作冲突；更盼望不把任何已有的渠道中的任何帮助实际挪走，因为那对中国或神的圣工都无益处；乃是盼望赐给我们一种作工的方法，能带出新的工人——他们很可能不然就不去了；能开辟新的金钱帮助的渠道——不然这些渠道恐怕触不到。"——引自1876年8月14日在威斯敏斯特礼拜堂的讲论。

其性质：与不列颠与外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样，中国内地会是传福音、不分宗派的。合乎资格的宣教士候选人不分宗派都被接纳，这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其工人：差会现有工人126名，即：宣教士及其妻子62名；未婚男士31名；未婚女士33名；本地帮手约100名，作牧师、传道、售书员、读经妇女等工。

其支持：宣教士和本地帮手的支持，差会房屋、学校等的租金和其他开支，都由寄到差会办公室的捐款支付，不作个人募捐。

差会的若干宣教士有私产，自费出去，不从差会款项领取分文。其余全凭信心靠神供应今生的需用出去，并清楚知道差会不担保任何收入；也知道差会不举债，只能按随时寄到的捐款量入为出，供应与差会有关的人。

其果效：在先前没有新教宣教士的十一省中，已有十省开了站；其中八省工作已常设；两省暂时中止。第十一省已去过几次，盼望不久能在那里开始常设工作。

已开七十多站和分站，每站都有宣教士或常驻本地工人。与这些站有关的，已有1500多人受洗加入教会。

《中国的千万人》（"CHINA'S MILLIONS"）：差会工作的报告和许多关于中国的有用资料，登在《中国的千万人》上，每月出版，摩根（Morgan）与斯科特（Scott）出版，伦敦，帕特诺斯特大厦（Paternoster Buildings）12号，每本一便士。

欲知详情，请向干事索取，必乐意供应。

每周六下午4点，在米尔德梅派布里奇路2号差会大厅，有为中国的祷告会，欢迎朋友参加。

附录

术语表

中文	英文原名
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	Am. Board C.F.M.
美国北长老会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
浸礼会传道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浸礼会传道联会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巴色会	Basle Mission
柏林育婴堂	Berlin Foundling Hospital
柏林差会	Berlin Mission
不列颠与外国圣经公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文	英文原名
英国圣公会差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售书员	colporteur
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跨页统计大表	Conspectus
女子教育会	Female Education Society
芬斯伯里剧院	Finsbury Circus
海外布道会	Foreign Evangelist Society
自由教会	Free Church
浸信会总差会	General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大船	hong-boat
黑鬼子	Huh-kway-tsz
伦敦郡银行	London and County Bank
伦敦会	London Mission
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曼比救生器	Manby apparatus
北部卫理公会	Meth. Episc. North

中文	英文原名
南部卫理公会	Meth. Episc. South
卫斯理会	Methodist, Wesleyan
民之父母	Ming-chi-fu-mu
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s
新联合会	New Connexion
路易港商业公报	Port Louis Commercial Gazette
美国圣公会差会	Prot. Episc. Mission
荷兰归正会	Reformed Dutch
苏格兰国教会	Scotch Established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	Scotch U.P.
苏格兰圣经公会	Scottish National Bible Society
安息日浸礼会	Seventh Day Baptist
福音传播会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南部浸礼会	Southern Baptist
道台	Tao-tai
雅典号	the Athens

中文	英文原名
挑战者号	the Challenger
彼得伯勒城号	the City of Peterborough
科里亚号	the Corea
丹恩号	the Dane
主与乔治·穆勒	The Lord's Dealings with George Muller
阿尔弗雷德王子号	the Prince Alfred
罗马号	the Roman
妇女联合差会	Women's Union Mission
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人名索引

中文	英文原名
阿贝	Abbey, R. E.
亚当斯	Adams, J.
埃克斯小姐	Akers, Miss

中文	英文原名
艾伦	Allen, H. N.
艾伦小姐	Allen, Miss M.
林乐知	Allen, Y. J.
阿门特	Ament, W. S.
阿米诺夫	Aminoff, J.
安德森	Anderson, D. L.
安德森小姐	Anderson, Miss
安德森	Anderson, P.
安德鲁	Andrew, Geo.
安德鲁斯小姐	Andrews, Miss
阿普尔顿	Appleton, G. H.
阿奇博尔德	Archibald, J.
阿什莫尔	Ashmore, W.
小阿什莫尔	Ashmore, W., Jun.
阿特伯里	Atterbury, B. C.
阿特伍德	Atwood, I. J.

中文	英文原名
布鲁姆霍尔	B. Broomhall
巴格纳尔	Bagnall, B.
鲍德温	Baldwin, C.
鲍德温	Baldwin, S.
鲍勒	Baller, F. W.
班尼斯特	Banister, W.
巴切特	Barchet, S. P.
巴克利	Barclay, T.
贝茨	Bates, J.
本德	Bender, H.
贝里小姐	Berry, Miss
维多利亚主教	Bishop of Victoria
布莱克小姐	Black, Miss E.
布莱克小姐	Black, Miss H.
布莱克小姐	Black, Miss J.
布洛杰特	Blodget, H.

中文	英文原名
邦德	Bond
伯恩	Bone, C.
邦西	Bonsey, A.
布恩	Boone, H. W.
布恩	Boone, W. J.
博伊德小姐	Boyd, Miss
布拉姆菲特	Bramfitt, T.
布兰特小姐	Brandt, Miss
布雷尔顿	Brereton, W.
布鲁尔	Brewer, J. W.
布朗顿	Broumton, J. F.
布朗	Brown, F.
布鲁斯小姐	Bruce, Miss
布赖森	Bryson, T.
巴德	Budd, C.
伯登	Burdon, J. S.

中文	英文原名
伯内特小姐	Burnett, Miss
伯内特	Burnett, R.
伯内特	Burnett, W. E.
巴特兰小姐	Butland, Miss
巴特勒	Butler, J.
巴特勒小姐	Butler, Miss
凯迪	Cady, C. M.
卡梅伦	Cameron, J.
坎贝尔	Campbell, W.
坎德林	Candlin, G. T.
埃利森船长	Captain Ellison
史密斯船长	Captain Smith
赖特船长	Captain Wright
卡德韦尔	Cardwell, J. E.
卡彭特小姐	Carpenter, Miss M.
卡彭特小姐	Carpenter, Miss S.

中文	英文原名
卡森	Carson, J.
查默斯	Chalmers, J.
钱德勒	Chandler, D. W.
查平	Chapin, F. M.
查平	Chapin, L. D.
查平小姐	Chapin, Miss
查平	Chapin, O. H.
陈大老爷	Chen Ta Lao-ye
切尼太太	Cheney, Mrs.
克里斯蒂	Christie
克拉克	Clarke, Geo. W.
克拉克	Clarke, Sam. R.
科克伯恩	Cockburn, G.
库珀	Cooper, W.
科普	Copp, A.
柯贝特	Corbett, H.

中文	英文原名
科夫	Corfe, C. J.
库尔特哈德	Coulthard, J. J.
克劳福德	Crawford, T. P.
克鲁斯	Crews
克罗夫特小姐	Croft, Miss
库什曼小姐	Cushman, Miss
达尔齐尔	Dalziel, J.
丹尼尔斯小姐	Daniels, Miss
戴维斯	Davis, D. H.
戴维斯	Davis, G. R.
戴维斯	Davis, J. W.
迪斯	Deas, W. A.
戴门特小姐	Diament, Miss
迪克	Dick, H.
迪特里希	Dietrich, W.
多沃德	Dorward, A. C.

中文	英文原名
道思韦特	Douthwaite, A.
道小姐	Douw, Miss
道曼小姐	Dowman, Miss
唐宁小姐	Downing, Miss
道斯利	Dowsley, A.
裨治文博士	Dr. Bridgman
柯蒂斯医生	Dr. Curtis
郭士立博士	Dr. Gutzlaff
马希曼博士	Dr. Marshman
马礼逊博士	Dr. Morrison
倪维思博士	Dr. Nevius
伯驾医生	Dr. Peter Parker
卫三畏博士	Dr. Wells Williams
威廉·帕克医生	Dr. William Parker
德雷克	Drake, S. B.
杜波斯	Du Bose, H. C.

中文	英文原名
杜金	Dudgeon, J.
达弗斯	Duffus, W.
戴尔	Dyer, S.
迪恩	Dzien
伊森	Eason, A. E.
伊斯顿	Easton, G. F.
埃奇	Edge, C.
爱德华兹	Edwards, E. H.
艾希勒	Eichler, E. R.
埃利斯顿	Elliston, W. L.
埃尔温	Elwin, A.
埃文斯小姐	Evans, Miss Jennie
埃文斯小姐	Evans, Miss Mary
花之安	Faber, E.
法纳姆	Farnham, J.
福塞特小姐	Fausset, Miss

中文	英文原名
富埃尔太太	Fewell, Mrs.
菲尔德小姐	Fielde, Miss
菲奇	Fitch, G. F.
福特姆	Fordham, J. S.
福斯特	Foster, A.
福尔斯小姐	Fowles, Miss
富勒	Fuller, A. R.
富尔顿	Fulton, A. A.
加尔平	Galpin, F.
甘格尔	Gamewell, F. D.
加勒森小姐	Garretson, Miss
高斯曼	Gaussmann, G.
穆勒	George Muller
格里亚尔	Geriahr, J.
吉布森	Gibson, J. C.
吉利森	Gillison, Dr. T.

中文	英文原名
吉尔摩	Gilmour, J.
戈达德	Goddard, J. R.
高尔迪小姐	Goldie, Miss
古德曼小姐	Goodman, Miss
古德里奇	Goodrich, C.
戈登	Gordon, R.
格兰特	Grant, D.
格雷夫斯	Graves, F. R.
格雷夫斯	Graves, R. H.
格林伍德	Greenwood, M.
格伦迪	Grundy, J.
古利克	Gulick, L. H.
黑格	Hager, C. R.
黑尔小姐	Hale, Miss
哈珀	Happer, A.
哈珀小姐	Happer, Miss A.

中文	英文原名
哈珀小姐	Happer, Miss M.
哈格里夫斯	Hargreaves, G.
哈蒙	Harmon, F.
哈特	Hart, V. C.
哈特曼	Hartman, F.
哈特韦尔	Hartwell, C.
哈特韦尔小姐	Hartwell, Miss
黑文小姐	Haven, Miss
海斯	Hayes, J. N.
海斯	Hayes, W. M.
亨利	Henry, B. C.
希尔兹利	Hildesley, W.
希尔公司	Hill & Co.
李提摩太	Hill, David
海因兹	Hinds, J.
霍尔	Hoare, J. C.

中文	英文原名
霍巴特	Hobart, W. T.
霍尔布鲁克小姐	Holbrook, Miss
霍尔科姆	Holcomb, N. W.
霍姆斯太太	Holmes, Mrs.
霍尔特	Holt, W. S.
霍普小姐	Hope, Miss
霍恩小姐	Horne, Miss
霍斯伯格	Horsburgh, J.
霍华德小姐	Howard, Miss
胡布里格	Hubrig, F.
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休斯小姐	Hughes, Miss
休斯登	Hughesden, E.
亨尼克斯	Hunnex, W. J.
亨特	Hunt, H. W.
亨特	Hunter, J.

中文	英文原名
亨特	Hunter, S. A.D.
海克斯	Hykes, J. R.
因诺森特	Innocent, J.
因文小姐	Inveen, Miss
戴德生	J. Hudson Taylor
杰克逊	Jackson, J. A.
詹姆斯	James, F.
贾米森	Jamieson, R.
詹金斯	Jenkins, H.
耶雷米亚森	Jeremiassen, C.
查利斯	John Challice
杨格非	John, Griffith
约翰逊	Johnson, J. F.
约翰斯通小姐	Johnstone, Miss
琼斯	Jones, A. G.
琼斯小姐	Jones, Miss H.

中文	英文原名
贾德	Judd, C. H.
贾德森	Judson, J. H.
卡默勒	Kammerer, P.
凯尔西小姐	Kelsey, Miss
肯普小姐	Kemp, Miss S. F.
嘉约翰	Kerr, J. G.
克尔小姐	Kerr, Miss
基	Key, W.
金	King, A.
金	King, George
金	King, T.
金斯伯里小姐	Kingsbury, Miss
基普	Kip, L. W.
柯克兰小姐	Kirkland, Miss
基茨	Kitts, J. T.
库普弗	Kupfer, C. F.

中文	英文原名
桂和	Kway-hwo
兰布斯	Lambuth, J.W.
兰布斯	Lambuth, W.R.
兰开斯特小姐	Lancaster, Miss
兰代尔	Landale, R. J.
兰曼	Langman, A.
兰宁	Lanning, G.
劳克林	Laughlin, J. H.
劳伦斯小姐	Laurence, Miss
劳森小姐	Lawson, Miss
利曼	Leaman, C.
勒希勒	Lechler, R.
李斯	Lees, J.
莱曼	Lehmann, T.
莱昂哈特	Leonhardt, J.
刘易斯	Lewis, S.

中文	英文原名
莱延贝格尔	Leyenberger, J.
莱特富特小姐	Lightfoot, Miss
劳埃德	Lloyd, L.
洛克	Lock, A. F.
勒尔	Loehr, G. R.
勒歇尔	Loercher, J. G.
朗登	Longden, R.
洛德	Lord, E. C.
劳里	Lowrie, J. W.
劳里小姐	Lowrie, Miss
劳里	Lowry, H. H.
莱尔	Lyall, A.
麦高恩	Macgowan, J.
麦金太尔	MacIntyre, M.
马偕	Mackay, G.
麦肯齐	Mackenzie, H. L.

中文	英文原名
麦肯齐	Mackenzie, J. K.
麦克拉根小姐	Maclagan, Miss
麦克利什	Macleish, A. L.
梅因	Main, D.
马尔帕斯小姐	Malpas, Miss
马里斯	Marris, G.
马丁	Martin, J. R.
梅森	Mason, G. L.
马斯特斯	Masters, F. J.
狄考文	Mateer, C. W.
马特尔	Mateer, R.
马修森	Matthewson, J.H.
莫比	Mawbey, W.
麦卡锡	McCarthy, J.
麦科伊	McCoy, D. C.
麦格雷戈	McGregor, W.

中文	英文原名
麦基弗	McIver, D.
麦基	McKee, W. J.
麦基本	McKibben, W. K.
米道斯	Meadows, J.
米奇	Meech, S. E.
米尔斯	Mills, C. R.
米尔斯	Mills, F. V.
明钦小姐	Minchin, Miss
明格尔多夫	Mingledorf, O. G.
斯金纳小姐	Miss Skinner
米切尔	Mitchell, C. W.
莫尔曼	Mollman, J.
慕迪	Moody
穆恩小姐	Moon, Miss
摩尔	Moore, C. G.
摩根	Morgan

中文	英文原名
莫根罗特	Morgenroth, G.
马礼逊	Morrison
慕尔	Moule, A. E.
慕良	Moule, G. E.
巴切特先生	Mr. Barchet
马西森先生	Mr. Donald Matheson
克拉克先生	Mr. G. W. Clarke
克隆比先生	Mr. George Crombie
皮尔斯先生	Mr. George Pearce
贡茨勒先生	Mr. Günzler
霍尔先生	Mr. Hall
索尔陶先生	Mr. Henry Soltau
马歇尔先生	Mr. Marshall
瑟尔先生	Mr. Searle
史蒂文斯先生	Mr. Stevens
劳德太太	Mrs. Lord

中文	英文原名
缪尔小姐	Muir, Miss
慕维廉	Muirhead, W.
默多克小姐	Murdoch, Miss
默里	Murray, D.
默里	Murray, J.
默里小姐	Murray, Miss
默里	Murray, W. H.
缪斯小姐	Muse, Miss
纳什	Nash, C. B.
尼尔	Neal, J. B.
倪维思	Nevius, J. L.
牛顿小姐	Newton, Miss
尼科尔	Nicoll, G.
南丁格尔	Nightingale, A.
奈尔斯小姐	Niles, Miss
诺布尔	Noble, W. C.

中文	英文原名
诺斯	North, T. E.
诺伍德小姐	Norwood, Miss
诺伊斯	Noyes, H. V.
诺伊斯小姐	Noyes, Miss H.
诺伊斯小姐	Noyes, Miss M.
奥林格	Ohlinger, F.
奥尔森	Olssen, A.
奥斯特	Ost, J. B.
奥特	Ott, R.
欧文	Owen, G. S.
欧文	Owen, W.
佩因特	Painter, G. W.
帕尔默	Palmer, W. S.
帕克	Park, W. H.
潘慎文	Parker, A. P.
帕克	Parker, George

中文	英文原名
帕克斯	Parkes, H.
帕罗特	Parrott, A. G.
帕特里奇	Partridge, S. B.
帕特诺斯特大厦	Paternoster Buildings
佩顿	Paton, T.
佩顿	Paton, W.
皮尔斯	Pearce, T. W.
皮尔斯	Pearse, E.
派克	Peck, A. P.
珀金斯	Perkins, H. P.
皮尔森	Pierson, I.
皮尔森小姐	Pierson, Miss
皮戈特	Pigott, T. W.
皮尔彻	Pilcher, L. W.
皮通	Piton, C. P.
普拉姆	Plumb, N. J.

中文	英文原名
波特	Porter, H. D.
波特小姐	Porter, Miss
普赖斯	Price, J.
普罗瑟罗	Protheroe, T.
普鲁恩太太	Pruen, Mrs.
普鲁恩	Pruen, W. L.
普鲁伊特	Pruitt, C. W.
普鲁因太太	Pruyn, Mrs.
派克	Pyke, J. H.
兰德尔	Randle, H.
伦道夫太太	Randolph, Mrs.
兰金小姐	Rankin, Miss D.
兰金小姐	Rankin, Miss L.
拉帕尔杰	Rapalje, D.
里斯	Rees
里德	Reid, C. F.

中文	英文原名
里德	Reid, G.
赖夫斯奈德小姐	Reifsnyder, Miss
莱因哈特	Reinhardt, C.
莱因哈特	Reinhardt, J.
伦德尔	Rendall, George
罗伊施	Reusch, G.
俾士牧师	Rev. George Piercy
伯登牧师	Rev. J. S. Burdon
夸特曼牧师	Rev. J. W. Quarterman
宾惠廉牧师	Rev. W. C. Burns
莫斯利牧师	Rev. William Moseley
利玛窦	Ricci
希尔	Richard Harris Hill
李提摩太	Richard, T.
里基茨小姐	Ricketts, Miss
里德尔	Riddell, W.

中文	英文原名
赖利	Riley, J. H.
里奇太太	Ritchie, Mrs.
罗伯茨	Roberts, J. H.
罗伯茨小姐	Roberts, Miss
罗宾逊	Robinson, J.
罗斯	Ross, John
罗小姐	Rowe, Miss
罗亚尔	Royall, W. W.
拉德兰	Rudland, W. D.
罗素太太	Russell, Mrs.
萨德勒	Sadler, J.
桑布鲁克	Sambrook, A. W.
桑基	Sankey
塞尔斯太太	Sayres, Mrs.
塞尔斯	Sayres, W. S.
斯卡伯勒	Scarborough, W.

中文	英文原名
汤若望	Schaal
谢布勒	Schaible, D.
绍布	Schaub, M.
施内贝利小姐	Schnaebeli, Miss
施罗德小姐	Schroeder, Miss
舒尔策	Schulze, O.
斯科特	Scott
斯科特	Scott, C. P.
西尔斯小姐	Sears, Miss
塞奇威克	Sedgwick, J. H.
锡德小姐	Seed, Miss
塞尔比	Selby, T. G.
尚恩	Shann, R.
沙兰太太	Sharland, Mrs.
肖	Shaw, C.
肖太太	Shaw, Mrs.

中文	英文原名
谢卫楼	Sheffield, D. Z.
西蒙斯	Simmons, E. Z.
赛茨	Sites, N.
史密斯	Smith, A. H.
史密斯	Smith, D.
史密斯	Smith, G.
史密斯	Smith, H. R.
史密斯	Smith, J. N. B.
史密斯小姐	Smith, Miss
斯迈思	Smyth, G. B.
索尔陶	Soltau, H.
苏慧廉	Soothill, W. E.
索尔比	Sowerby, A.
索尔比	Sowerby, H.
斯帕尔小姐	Sparr, Miss
斯潘塞小姐	Spencer, Miss

中文	英文原名
斯普拉格	Sprague, W. P.
斯塔福德小姐	Stafford, Miss
斯坦利	Stanley, C. A.
斯坦因小姐	Stein, Miss
斯坦豪斯	Stenhouse, D.
史蒂文斯	Stevens, F. A.
史蒂文森	Stevenson, J. W.
史蒂文森	Stevenson, O.
斯图尔特	Stewart, R. W.
史汀生	Stimson, M. L.
斯通豪斯	Stonehouse, J.
斯托特	Stott, George
斯特朗小姐	Strong, Miss
斯特劳德小姐	Stroud, Miss
斯图尔特	Stuart, J. L.
斯特曼	Sturman, J. H.

中文	英文原名
宋	Sung
斯沃洛	Swallow, R.
斯旺森	Swanson, W. S.
斯温尼小姐	Swinney, Miss
赛登斯特里克	Sydenstricker, A.
苏斯小姐	Süss, Miss
塔夫特	Taft, M. L.
打马字	Talmage, J.
塔尔梅奇小姐	Talmage, Miss C.
塔尔梅奇小姐	Talmage, Miss M.
泰勒	Taylor, H. H.
泰勒	Taylor, J.
戴德生	Taylor, J. Hudson
泰勒	Taylor, Van S.
滕尼	Tenny, C. D.
滕奇	Tentsch, F.

中文	英文原名
琼斯	Theodore Jones
汤普森	Thompson, D.
汤普森	Thompson, H.
汤普森小姐	Thompson, Miss
汤普森	Thompson, W. R.
汤姆森	Thomson, E. H.
汤姆森	Thomson, J.
陶	Thow, W.
托马林	Tomalin, E.
汤姆林森	Tomlinson, W. S.
特拉斯克小姐	Trask, Miss
特伦奇	Trench, F.
蔡高	Tsai Ako
特纳	Turner, J. J.
特纳小姐	Turner, Miss
独立宣教士	Unconnected

中文	英文原名
阿普克罗夫特	Upcroft, W.
瓦伦丁	Valentine, J. D.
范戴克	Vandyke, A. S.
文森特	Vincent, J. R.
伯格先生	W. T. Berger
沃克	Walker, J. E.
沃克	Walker, W. F.
沃利	Walley, J.
韦尔	Ware, J.
沃纳小姐	Warner, Miss
沃森	Watson, J.
韦伯斯特	Webster, J.
文永	Wenyon, C.
韦斯特沃特	Westwater, A.
韦斯特沃特	Westwater, A. McD.
惠勒	Wheeler, L. N.

中文	英文原名
惠勒小姐	Wheeler, Miss
惠里	Wherry, J.
怀尔登小姐	Whilden, Miss
惠勒	Whiller, A.
惠特彻奇小姐	Whitchurch, Miss
怀特	White, W. J.
怀特赖特	Whitewright, J. S.
怀廷	Whiting, J. L.
惠特尼	Whitney, H. T.
威尔科克斯	Wilcox, M. C.
马儒翰	William Milne
威廉姆斯	Williams, M.
威廉姆斯小姐	Williams, Miss L. C.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A.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J.
威利茨	Willits, O. W.

中文	英文原名
威尔斯	Wills, W. A.
威尔逊	Wilson, John
威尔逊小姐	Wilson, Miss
威尔逊	Wilson, Wm.
温莎	Windsor, Thos.
伍尔夫	Wolfe, J. R.
伍德	Wood, F. M.
伍德	Wood, P.
伍德尔	Woodall, G. W.
伍德布里奇	Woodbridge, S. J.
伍丁	Woodin, S. F.
伍兹	Woods, H. M.
沃利	Worley, H.
沃利	Worley, T. H.
耶茨	Yates, M. T.
耶茨小姐	Yates, Miss E. U.

中文	英文原名
扬小姐	Young, Miss
约各	Yuo-koh
齐格勒	Ziegler, H.

地名索引

中文	英文原名
比斯开湾	Bay of Biscay
伯明翰	Birmingham
昌乐	Ch'ong-lok
浙江	Cheh-kiang
直隶	Chih-li
中国本部	China Proper
中国鞑靼	Chinese Tartary
昌乐	Chong-lok
爱丁堡	Edinburgh
福建	Fuh-kien

中文	英文原名
格拉斯哥	Glasgow
格林角	Green Point
海宁州	Hai-ning Chau
汉口	Han-kow
湖北	Hu-peh
洪山	Hung-shan
仁和江	Jen-how-kiang
嘉兴府	Kia-hing Fu
江苏	Kiang-su
广西	Kwang-si
广东	Kwang-tung
利兹	Leeds
李朗	Li-long
狮子山	Lion's Hill
利物浦	Liverpool
伦敦	London

中文	英文原名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庞家	P'ang-chia
平望	Ping-wang
普利茅斯	Plymouth
山东	Shan-tung
石门县	Shih-mun Hian
石门湾	Shih-mun-wan
石星	Shih-sing
西门湾	Simon's Bay
西门镇	Simon's Town
新安	Sin-on
星桥镇	Sing-kiau Chen
松江府	Sung-kiang Fu
桌湾	Table Bay
特内里费	Teneriffe
克莱德河	the Clyde

中文	英文原名
西藏	Thibet
崇明	Tsung-ming
乌镇	Wu-chen
长江	Yang-tse-kiang
云安	Yun-on

爾國臨格

"THY KINGDOM COME."